



本期刊要目

論文學創作的語言運用 (理論)	沙里明
虧 蝕 (小說)	羅紫
奸 滑 (翻譯小說)	馬摩西
死 (新詩)	常夫
小黑人與峇不帶 (散文)	李定華
女招待 (翻譯獨幕劇)	呂卓
江陵的新著：從黑夜到天明 (文藝批評)	興周



朦朧煙水朦朧月

余雪曼

一九五七年二月廿五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C Ray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發行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

全年叻幣四元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 朦朧煙水朦朧月(封面).....余雪曼
- 論文學創作的語言運用(論理).....沙里明(3)
- 小 說
- * 虧 蝕.....羅 紫(5)
 - * 奸 滑(翻譯).....馬摩西(8)
 - * 教師日記.....紅 蕉(15)
- 小黑人和峇不帶(散文).....李定華(13)
- 詩
- * 海 洋.....金 真(7)
 - * 死常 夫(12)
 - * 開 墾.....寒 苗(14)
- 女招待(翻譯獨幕劇).....呂 卓(17)
- 評江陵的新著：從黑夜到天明...興 周(21)

論文學創作的語言運用

沙里明

語言是傳情達意的標誌，也是表達思想與思想交流的工具，但只是利用聽覺來接受的標誌。傳達視覺及觸覺的動作標誌——如握手、搖頭、擺腳、觸鼻等，都是初民用以傳情達意以及促成羣居的媒介，就是現代人也日日應用着。但是爲了便於記憶或在隔離的情形之下傳情達意，便有象形的記號進而發展成爲訴諸視覺的文字標記，也就是把口頭寫錄成爲文字。由觸覺標記，聽覺標記與視覺標記的互相爲用與相輔相成，遂促使人類文化不斷發展。

世界人類語言由於地域、民族、時代的不同，在形態上分爲屈折語，聯綴語和單綴語三大類。在運用上則分爲態勢語，聲音語和文字語三種；態勢語是以姿態及動作來表情、指點或描畫，用以補助口頭語言的不足；聲音語是由聲音與意爲兩大因素結合而成語言；文字語即是態勢語與聲音語的記錄。先是僅有簡單的符號記認，繼則發展爲圖影如象形及指事的圖影，進而發展成爲表意和表音的文字。隨着口頭語言語彙的增加以及文化思想的豐富，文字也就日趨複雜。更由於文學的組織超脫於口頭語言的組織之上，因而便產了語彙、字彙、句法、章法、體製、格律等等不同的文字形式，一般語言與文學語言也就截然不同。

從文學的發展和文學的觀點上看，文學是語言的記錄，也是用語言來雕塑描寫的藝術。「語言之於文學，就像音響與旋律之於音樂，線條與色彩之於繪畫，動作與姿態之於舞蹈一樣，有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文學的起源是語言，在沒有文字以前，已經在人類社會中產生長期間的口頭文學的時代，運用態勢語和聲音語來表現生活的情趣，如歌謠、諺語、傳說及神話等等。這都是具有文學性質比較有組織的語言，流傳的時間非常長久地區也相當廣泛。經由文字記錄之後，即成爲流傳千古的文學作品，例如中國的詩經，荷馬的史詩等是。

就文學的觀點而言，口頭語言演進爲文字語，應用在文學上固有其特定的文學形式如語彙、字彙……格律等等，然而更其重要的是語文與思想不但不可分離，抑且具有一致性。是以語文的內在特性較諸外在的形式重要得多；因爲語文表現人的思想等情感，正如喜普爾(Whipple)在文學與人生一書中所說的：「表現就是思想之在文字和通過文字，而不是思想及文字。」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思想文化，民族德性與民族精神，而且都已經由語文工具表現了出來。思想文化的優劣，也就成爲語文內在特性的良窳，一點也沒有辦法掩飾或作假。因此，語文不獨是直接表現思想情感，且將其內在特性更臻完美並加以修飾，俾使其所欲表達的思

想情感，更易引起感受者的共鳴，產生美滿的效果。這樣，一般語言與文學語言有了很大的差別。

一般語言祇是思想與情感未加修飾的直接表現，根據種族與地域的不同，生活習慣、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及性格的差異，各有其普通語彙、習慣語彙、方言、方音、諺語、俚語等等。文學語言則是適應文學形式的需要，就一般語言加以選擇、鑄鑄、提煉、淨化，或經改造與創作，有組織地應用在文學上。絕不是一般語言的直接記錄。因爲文學創作在本質上是一般性的，縱有特殊性的也應該異中求同。文字創作是作者思想、意識、情感、生活體驗的形象，同時也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文學語言自然應該從具有共通性的一般語言中去選擇。並以一般語言爲基礎。

因爲一般語言是文學語言的唯一源泉，作家必須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正如黃昌編述的「怎樣運用文學語言」一文中所說的「語言給一切印象、感情、思想以形態，不但把隱藏在事實中的意義，明白正確的體現出來，而且形成了作品的具體肌膚。」語言形式構成了作品的確定形態，因此，「作者心裏的形象和意念雖然豐富多姿，有彩色、有生命、生動、真確，可是沒有語言能力把它固定下來，轉化爲藝術形式，或轉化得不完全，那就必然不能有很大的說服力和藝術價值，不能完成文學的作用，也就不能傳達作者原來所思索的形象。其次，作者對生活的感受是那樣一種形態，可是語言又是這樣的一種形態，這就有了抵觸；在這種情形下寫出來的作品，必然是語言限制和改變了原有的形態，表現出語言和文學內容的不相稱。」這一席話便說明了語言與文學作品的關係，實際是以作家的生活體驗爲樞紐。一個不懂得生活或與現實生活距離太遠的作家，他所想運用的文學語言必然會因爲他對現實生活疏隔而感語彙乾枯貧乏。縱然他能够用他自己的語彙與字彙來寫作，結果必然會成爲脫離現實，不切實際，因而令人感到是枯燥無味，不能傳神的死東西。詩經、尚書、楚詞等古典文學作品，現在我們誦讀起來雖然不順口，但都是中國古代文學語言的精華，我們還可以深切體會到古代的生活形象。再看清代的八股文，重詞複句，鋪排堆砌，老夫子縱然是搖頭擺腦，得意忘形地高聲誦讀，我們照樣覺得它是離開現實太遠的死語言。況且現實社會具有不同的社會階層，各階層人物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社會習尚、習慣用語，甚至於行動或態度，都有其社會階層的共通性和典型性，必須作最深切的體會和最微妙的觀察，才能從態勢語與文字語作最恰當的表現。正如福樓拜爾對其得意門生莫泊桑所說的：「我們所要表現的東西，這裏只有唯一的字眼可以

表現它；說明他的動作的，只有唯一的動詞，限制它的性質的只有唯一的形容詞。我們一定要搜索這唯一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直到找到了它們為止，只是發現了近似的字眼，是不能滿足的。而且不能以為這事困難，就馬虎了事。——這一段的目的雖然是在說明文學語言的嚴格選擇與運用。然而所謂可以表現的「唯一字眼」則必須從現實社會的一般語言中去選擇與提煉，絕不是作者自己別出心裁，憑空捏造僅屬於作者自己小圈子裏的「文雅」語言。假定一個作者僅能用他自己以為是的文雅的文學語言從事創作，我以為這類的作品將不會受讀者所喜愛。

文學語言雖然是以一般語言為基礎，但所謂一般語言却有其區域性。例如漢語系裏就有官話和方言的差別，官話有北方官話與南方官話之分，方言又有徽方言、吳方言、越方言、閩方言、粵方言之別，即全國普遍採用的「國語」，雖以北京話為標準，但仍含有北方官話的濃厚地方色彩。正由於語言區域不同，各地人士的生活形象亦有差異，於是文學語言的運用問題，也就發生很多爭論，有的以為必須以國語為標準，有的主張用口語，有的提倡完全保留方言的特色，各有各的理論根據，甚或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照其主張從事創作。事實上這些並不是不能調和的矛盾問題，因為上文所遇，文學語言是從一般語言中選擇、提煉、加工、淨化甚且是創作出來的，一般語言必須取其共通性與典型性，倘有特殊性的語彙，只要是可以表現的唯一恰當語彙，自然是應該毫不考慮地加以採用。他如地方性的習慣用語、諺語或俚語，只要是淺白易懂，那也無妨予以採用。至於人物的造型，却就不必偏重語言藉以強調其地方色彩，過份強調甚且會弄巧反拙。黃昌先生說得很好：「人們口頭上天天反覆使用的口語，也不能說它絕對沒有全民性和共同性，它的具體形態有些是方言有地方色彩，有方言差異，有某些特殊詞彙和少量的自己的語法，但是也有共同性，特別是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方面，共同性是存在的，除極少數的方言系統，我們大致可說，共同性很大。新的詞彙，新的語法，隨着社會的進展，正在大量地改變方言，正在加強共同性的發展。」因此，採用具有共同性與典型性而且是從一般語言中提煉出來的共通語彙從事創作，才是最恰當的文學語言。

文學語言取自一般語言，但運用在各種文學形式中，表現的方式也就有很大的差異，最顯著的是詩歌、散文、小說與戲劇等四項，所運用的文學語言則各行其道。

詩歌的用語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是最具感染性的語言，作者的意念、情緒以及滿腔的熱情，幾乎是直接地以詩歌形式表現出來，固不論是抒情詩、敘述詩，或是理性的、飄逸的，無不以作者為主體，因而特別注重音韻、旋律與節奏，簡直就是音樂性的語言。「把生命的律動與藝術生命的脈搏，以及生活語言的節調，反映在語言的內在情緒裏，表現成協調了的

組織了的旋律和節奏，有生命的旋律和節奏。」詩歌的語言雖然還是取自一般語言，但經淨化之後再與作者的意念、情感相結合，才讓其自然流露。倘若需要加以推敲與雕琢，也祇是為了選擇最恰當的語彙，最和諧的音響、聲韻和旋律，而不是祇求字面上的瑰麗與鮮艷。缺少詩質與詩素就不成爲詩，詩質與詩素的源泉則完全依賴音樂性的語言，因此，詩歌的語言可以說是最優美、最精鍊、最淨化、加工最多的文學語言。

散文是不受任何形式的拘束，不必講究字數的多寡，音調的抑揚，聲韻的和諧，完全自由的文字，作者可以隨心所欲，侃侃而談。故其用語祇求簡潔正確，樸實自然，也可以說完全生活化與口語化的一種文學語言，作者以最樸實與正確的語言來表現其意念，祇求讀者易於了解，接受及發出共鳴。因此，最怕是咬文嚼字、油腔滑調、空洞、抽象，或是採用外國的語法這些毛病。中國是個散文特別發達的國家，歷史上的散文作品多數是口語化，非常樸素與踏實。近代作家如魯迅林語堂等，儘管風格與思想各異其趣，但對散文語言的運用則同樣做到了生活化與口語化。

小說語言的運用最爲複雜，一部份是屬於作者的敘述，另一部份是人物的對話，這兩部份的協調與結合，不獨用以表現主題，發展情緒，同時也足以表現錯綜複雜的人生觀念。作者的敘述完全根據作品中人物與故事所屬的社會階層特質，注進豐富的生活內容，故其所運用的語言並不是作者自己小圈子裏的「文雅」語彙。所謂筆調與風格，也就是以作品內容所決定的語言形式。寫歷史小說與童話的筆調完全不同，寫「上流」社會的生活圈與勞動階層社會所運用的語彙也完全兩樣，假定作者完全用自己有限的語彙去敘述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生活，結果必然會招致失敗。至於人物對話的運用，那完全要以人物的身份與性格來決定，作者必須做到「忘我」，否則，張三李四都祇是作者的化身。

最後，關於戲劇的語言，可以說是值得專門研究的學術部門。因爲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而最主要的是語言藝術，僅用態勢語與聲音語來表現，不但要講究詩歌語言的音韻、節奏、旋律，講究散文語言的簡潔、明確、樸素、自然，要講究小說語言對人物的造型，而且要適應特殊的舞台條件。另一方面又要不失其現實性，共通性與典型性，要以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性格，以語言來表現故事情節的發展，以語言來表現作者的思想觀念，因此，對戲劇語言的運用最爲困難。作者必須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豐富的語彙，更要有豐富的文學語言智識，擅於運用一般語言與文學語言，才能完成一部較爲成功的劇作。

歸納起來說，文學語言是以一般語言為基礎，就一般語言加以選擇、提煉、淨化或創造，一般語言存在於廣泛的現實生活中，作者必須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豐富的語彙，才能對文學語言作最恰當的運用。

虧蝕

羅紫

大清早，辦公室裏是冷清清的。

我們的公司，雖不是高鼻子開辦的土庫，但經理和好些書記，都是認識豆芽字的！只有董事林大孔和我，是讀中文的。他們非九時足，不肯上辦公，何況現在才七時三十分，辦公室裏自然是一個職員也沒有。

但，昂叔却已在一隻寫字桌邊坐了好久。一個人寂寞地坐着，面頰上顯露出愁容，時時舉首向着梯頭探望，他是來找他的親人林大孔。

林大孔是公司裏的股東、董事和財政。

說也奇怪，昂叔和林大孔的來往，是晚近才親密的。在以前他雖有這一門親戚，可是林大孔從未親切地跟他打過招呼。有時，林大孔從他的冷水攤經過，他準備好姿勢，想喊他，但林大孔却永遠是那樣昂着頭，挺直胸脯，跨大脚步地走過去，每回都使他失望。

晚近不同了，有時林大孔也會光臨他的冷水攤，在那小凳子坐着聊天；畢竟親人就是親人，並沒有看不起他。

我從樓上下來，昂叔趕快站起身，他看見是我，失望地說：「你？」

「昂叔！你早。」我說。

「早！」他急促地問：「大孔呢？還未起身嗎？」

「昨晚去吉隆坡跳舞，午夜兩點才回來，現在正好睡呢！」我說。

「哦！」他悵悵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起身。」

「我想，十一點再來看看吧！」

十時四十五分，昂叔再到辦公室來。

他很高興，他已看到林大孔了。林大孔在洗澡間，嘴裏含着牙刷。

「大孔！昨晚……」昂叔跑上前。

「先坐一會兒。」大孔抽出牙刷，叫他到辦公室去坐，那細小的牙膏沫，隨着大孔的聲音，向口外四濺。

昂叔沒奈何，只好在外面等着，心裏雖是煩躁，但却寬舒了好多。

他坐在大孔的寫字桌前；大孔就坐在那旋轉椅上，貪婪地吸着香煙。他送一枝給昂叔，又把那雪亮的打火機，打上了火，遞到昂叔的嘴邊，為他燃香煙。

「那死賊，昨晚又來了！」昂叔吸一口香煙，趁勢伸長頸項，在大孔面前輕聲地說。

「哦！」大孔不經意地。

「好在我沒睡，時時在防備他。」昂叔緊張地說：「亞答還給挖了一個洞！」

「噓！」大孔吐一口香煙，使那灰白的煙圈，在空中繚繞上昇。

「說不定是賊已知道了。」昂叔自言自語。

「那，你想怎麼辦？」大孔問。

「我想……」昂叔這時才記起那早已想好的決策。「我想還是把錢寄給你穩當。」

「寄給我？」大孔的眼球一轉，裂着嘴兒笑。「噢！那確實比較穩當。」

「是的，放在你這邊，比存銀行更穩當。」昂叔歡慰的補充着。

下午四時，昂叔再來找大孔，那是已約好的會晤，所以大孔並沒有跑出去。

昂叔的脅下，夾着一包用舊報紙包裹着的東西，他踏進辦公室，眼睛還在左右顧盼。他跑到

大孔的桌前，把那紙包放下。

「到這裏我才安心。」昂叔舒一口氣。

「哈哈！」大孔鄙笑着他，「不用怕。」

「是是是！」昂叔一直在點頭。

「有多少？」

「三千元。」

昂叔打開那舊報紙，裏面再用從破衣裳上剪下的一塊黑布，結結實實地包裹着，再打開那黑布，一疊疊的紅絲鈔票，便顯露在我們的眼前。昂叔驚慌的看看我，我起身想走。

「明！幫着數數。」大孔喊住我。

「好。」我跑過去，拿起鈔票，一摺摺地數。

上面的都是十元的紅鈔，下面的是五元票和一元票參雜着，每摺十元。從那壓得牢固的摺紋看，可以知道是收藏了相當年月的。我彷彿看見鈔票上，還沾染着那老人家的血和汗，我的心像給螞蟻啃着似的，隱隱作痛。

「不錯，三千元。」我說。

「嗯！」大孔點一點頭，對昂叔說：「放在我這裏，什麼時候要，隨時可以來拿。」

「那是要給亞狗結婚的，現在用不着。」

亞狗是昂叔的孩子，已二十歲了，他辛辛苦苦的積這一筆款，就是準備將來要給他的兒子成家立室，自己也好過一點平坦的日子。

他想到他那以無數血汗累積起來的巨款，沒有被盜賊偷竊去，可以安穩地存放在大孔這邊，不禁露出了欣幸的笑容。

「收在鐵櫃裏，什麼都不怕。」昂叔喜悅地說。他兩眼有神地看大孔把鈔票收進鐵櫃裏。

「是的，什麼都不怕。」大孔鎖好鐵櫃，用力搖搖那鐵門，得意地回答他。

他們倆的臉龐，都現出滿意的歡悅。

四

一星期後，一個天色晴朗的黃昏，大孔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徘徊，徜徉到昂叔的冷水攤。昂叔對這一位貴客的蒞臨感到無限的榮耀。

「從什麼地方來？」昂叔問：「怎麼沒有坐車？」

「吃飯後，散散步好。」

「喝水嗎？」

「不！」

「生意好嗎？」

「天熱的時候還好，如果下雨，就差了。」

「哦！」大孔略一沉思，「這樣，做零碎生意，確實困難。」

「五分錢，要刨十下水。」亞狗笑着插嘴。

「是呀！爲什麼不做一些別的生意。」大孔建議。

「別的？一來沒有本錢，二來不熟識。」昂叔說着，也像在想什麼似的。略停，才囁囁地說：「以前，也會和朋友賣一回鹹魚，賺幾十元。」

「哈哈！」大孔聽着「賣鹹魚」便鄙薄地笑他。

「賣鹹魚能賺多少錢？」

「要不然，賣什麼好呢？」昂叔疑惑地。

「樹膠！」大孔像斬釘截鐵地說出來。「假如看得準，要賺一萬八千元，易如反掌。」

「不會危險吧？」昂叔遲疑地問。

「不，不危險，」他一出口，立刻又換了口吻說：「只要有把握，行情靈通，自然就不會有危險了。」

「你很熟識吧！」昂叔關心地問。

「當然。」大孔得意洋洋地向他誇耀。「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樹膠行的經理，便是大土庫的棧主，每分鐘都有行情。」

「……」昂叔瞪着他，一聲不响。

「假如你想做，可以合夥，我們是親人，分一點利錢給你，算不了什麼。」大孔裝着親切的姿態說。

「要多少本錢？」昂叔的心動了。

「凡事由淺入深，初次，你份一千元，以後如有利可圖，再來增加。」大孔很認真地說。

「好，」昂叔想一會，才決意地說：「我份一千元。」他相信他的親人，是絕對有把握的。

「很好，你等着好消息吧！」

大孔像贏了一注賭注，也好像做好一筆生意踏着輕俏的步伐，愉快地離開了冷水攤。

五

一個天氣晴朗的下午，昂叔懷着一顆興奮的心，走來找大孔。

像這樣興奮的心情，可說是他畢生所未有過的。說有，那是在三天前，他在辦公室碰見大孔以後才有的。

那天，也是大孔約他來。起初，他底心是忐忑不安的，他在掂念着那樹膠的生意，是獲利還是蝕本。

他看到大孔，大孔告訴他：「昂叔！樹膠漲價，賺了整千塊錢，你的份額得二百五十元。」

他真不相信，只短短的三天，便會賺二百五十元。

但事實是千真萬確的，在大孔告訴他，並給結單他看以後，便塞一疊紅色的鈔票在他手裏，當時，真叫他不知道說什麼好。

「……」昂叔捏着鈔票，靜靜地對大孔傻笑。

「帶回去。」大孔和藹地說：「買一點補品食，多做幾套好衣裳穿，老了，不要太儉。」

「好好好！」昂叔歡喜得什麼似的。

他一直在悔恨，爲什麼不早幾年就攀上大孔呢；要是早一點攀上，也許現在已有洋房好住，用不着窩在那間破舊的亞答屋裏，每晚睜着眼睛提防盜賊。

從那天起，他便把三千元，全數投入樹膠生意，希望從那較多的資本，爭取較多的盈利。許有翻身的一天，用不着死窩在冷水攤。

早上，大孔再約他來。昂叔一跨進辦公室的門檻，大孔立刻起身迎他。

「哈哈！昂叔！又是好消息。」大孔笑嘻嘻地說。

「很好。」昂叔裂開嘴。

「這一回中東起了戰爭，我看個準，把它買進來，只不過三幾日的時間，又賺了幾千元。」

大孔賣弄見識地告訴他。「做樹膠的，一定要懂得國際局勢。」

「什麼國際局勢，我不明白。」昂叔裝着笑容說：「橫直由你主意。」

「嗯！」大孔點點頭，他從抽屜裏掏出一疊鈔票看一下，交給昂叔。「這是七百五十元，你的份額。」

「哦！」昂叔裂開嘴兒，笑得一時合不起來。

「在這個時候，只要有資本，要賺錢，比吃飯更容易。」大孔又在誇耀了。

「不，」昂叔衷心地恭維他。「也是你本事好，有把握，有人面，才有辦法。」

「哈哈！」大孔大笑，霍地收起笑容對昂叔說：「辦法是人想的啊！」

昂叔注視手裏那一疊鈔票，低頭沉思。

他想：「只要有資本，要賺錢，比吃飯更容易。這真是千載一遇的良機，也許是兩月前相師張鐵口的話靈驗了。張鐵口說他不久就會碰上好運，他五行屬木，逢春就會欣欣向榮。」

現在是十月，雖不是「正春」，也是「小陽春」，那正是逢時了。何況現在做的是投資樹膠，樹膠也是木，從木得利，正昭合他的命運，那裏可以錯過。

昂叔越想心花越怒放，於是他鼓足勇氣對大孔說：「大孔！我想添本。」

「嗯！」大孔斜睨他一眼。

「你不歡迎嗎？」昂叔急促地追問。

「不。」大孔微笑一下，吞吞吐吐地說：「我是打算……」

「打算怎樣？」昂叔截住他。

「老實說吧！」大孔裝着一副正經的臉孔說：「我和朋友已籌足十萬元，準備大撈一下，所以……所以想不再幫你做那零碎的生意。」

「啊！」昂叔驚訝地，有點失望，可是他硬要抓住這千載的良機。他說：「不要緊，就放在你的股內。」

「……」大孔沉默了一會，才親切地說：「也好，看在親人的面上，多幫一點忙。」

「我份四千元。」昂叔再喜悅了，他把手裏的鈔票再送回給大孔。他說：「這七百五十元你先收去，倘有二百五十元，明天送來。」

「好。」大孔點點頭。

協議了，兩人都滿意。昂叔也帶着一顆愉快的心，歡樂地走回去。

六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的過去了。

也是一個天氣清朗的下午，昂叔同樣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到辦公室來見大孔。

今天的事情有點兩樣，他踏進門，大孔並沒有像過去一樣上前來歡迎他。他的心，馬上驚悸地跳躍起來，他瞧瞧大孔的面龐，像死一般的陰沉。他走上前去，大孔也沒有理睬他，兩眼朝天，死瞪着那灰白的天花板。

「大孔！怎麼樣了？」昂叔驚惶地問。

「失敗了。」這三個字，從大孔的嘴裏，緩慢地透出來。

這三個字，也像三把利刃，猛力刺進昂叔的心，他氣急地問：「虧了多少？」

「一共四十千。」大孔說，並指桌上上一張大益公司的帳單給他看。

「那……我要虧多少？」昂叔的聲音顫動了。

「四千元。」大孔沉着臉說。

這暗天的霹靂，使昂叔一時感到頭腦暈眩，天呀！一生辛苦的血汗，就這樣完了。他想哭，但流不出眼淚來；想叫，又喊不出聲音，兩眼死盯着大孔，像要從大孔的臉上，找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這是大益公司的結帳單，虧多少，清清楚楚的寫着。「大孔再一次指那帳單給他看。

「完了，一切都完了。」昂叔提起那帳單，但要看時，紙上的字跡，都變成模糊了。他兩片嘴唇在翕動，嘴裏發出輕微的喊聲。

「昂叔！不用煩惱，錢是人賺的，身體要緊。」大孔安慰他。

「錢是人賺的，我還能活多久？」昂叔悲戚的說。

「咳！」大孔嘆一口氣，他說：「做生意好像賭錢，不是贏，便是輸。」

「……」昂叔傻愣地。

「愛呀！算了吧！算我多虧蝕一點，沒有關係。」大孔慷慨地說。又再從抽屜裏取出一疊鈔票，數一數，送給昂叔。「你老人家太可憐了，這五百元補給你。」

昂叔呆呆地向那鈔票出神，他站在桌前，兀立不動。

「別傷心，身體要緊。」

大孔把鈔票塞在昂叔手裏，仁慈地扶着他，送他出門去。

昂叔走後，大孔輕鬆地提起電話筒，他叫了一個號碼。

「哈囉！是大益公司？」大孔問，略停，再說：「老陳嗎？哦！順利順利。喂！晚上八時，豪華大酒店，我請客。哈哈！」

大孔笑嘻嘻地放下聽筒，辦公室再寂靜了。但那張橫躺在寫字桌上的報紙，「樹膠行情穩健」的大標題，却很醒目地顯現在眼前。

大孔他們是怎虧蝕的，並沒有誰想去研究它，就讓它像白天一樣，隨着黑暗，一齊淪滅。

海洋

鎮榮

我們是貧苦底漁民，
有傳統的刻苦與堅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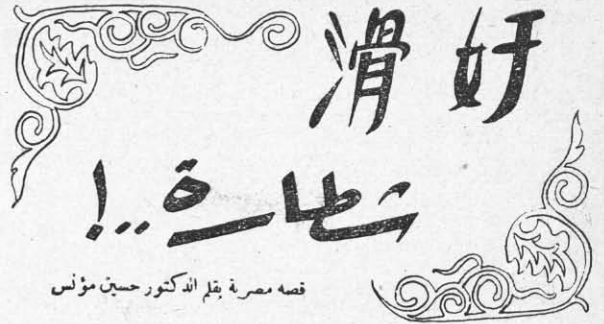
我們生活在洶湧的海洋，
那也是我們葬身的地方！
爲了生活的負擔，

我們冒了性命的危險，
奔波在她那激盪的波濤上。
呵！海洋！

我們的血汗，
我們的悲傷，
就像你底波浪！

我們世代堅苦底奮鬥，
換來的是無聲的衰老和死亡！
呵！海洋！

現在，我又踏上你的胸膛
懷着征服的雄心和收穫的希望！



قصه مصره بقلم الدكتور حسين مؤنس

譯西摩馬

著斯奈安穆及埃

的商人，靠着他的股東，一位阿美尼亞太太貴婦的資本做投機生意。但他是個嗜賭的人，雖然賺到許多錢，又都在賭博場裏輸光了。他，不敢過份地敲詐這位貴婦，因為她是個賢慧機警的人，她很少被人欺騙，尤其懂得怎樣拉住這狡猾的狐狸的韁繩。然而在另一方面來說，就因為她有企圖和過份的謹慎，常常感覺很疲倦。她已是四十歲的人了，她需要休息和安定的生活，如果克拉比基還沒有結婚，或者他是個正直的好人，那她早就和他結婚了。……但是……如此世界，……等於說休息是罪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艾布沙德慢慢地走進旅館的會客廳，他左顧右盼地注視廳裏坐着吃喝談笑的客人。

這世界是奸猾的世界，奸猾等於搶奪，許多慣於投機取巧的人，就盡量施展他們欺騙作祟的才能。他們認為現代人賺錢是不用辛苦的，一切都靠着聰明與狡猾而已。這是艾布沙德君處世謀生的哲學，他藉此變成尊貴的有錢人，他在開羅的蘇哥格區，買了兩所屋子，銀行裏也有四千英鎊的存款。他現時正在開羅最豪華的「摩登大旅社」的樓梯上走着，準備接洽一批新生意，也可以說是參加一場戰爭——黑市場的買賣，再賺回幾千鎊。他彷彿找到了進天堂的門路似的，焦躁且興奮。

艾布沙德，若不走這條冒險的路，他便賺不了這許多錢，只不過保持原有的一百鎊本錢，和奸猾機警的天性罷了。

他到旅館來，是和一個批發商克拉比基約會的。他也是一個奸猾的商人，靠着他的股東，一位阿美尼亞太太貴婦的資本做投機生意。但他是個嗜賭的人，雖然賺到許多錢，又都在賭博場裏輸光了。他，不敢過份地敲詐這位貴婦，因為她是個賢慧機警的人，她很少被人欺騙，尤其懂得怎樣拉住這狡猾的狐狸的韁繩。然而在另一方面來說，就因為她有企圖和過份的謹慎，常常感覺很疲倦。她已是四十歲的人了，她需要休息和安定的生活，如果克拉比基還沒有結婚，或者他是個正直的好人，那她早就和他結婚了。……但是……如此世界，……等於說休息是罪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

艾布沙德，滿面春風地說了一大堆仰慕恭維的話，並示意廳裏的侍役，為她叫了一杯薄荷酒，他們都坐着且喝且談，狀至愉快。

艾布沙德總想處處表露他是高貴的正人君子的風度，於是，由衣袋裏取出金錶，打開蓋看了看時間，再放回原處，然後面對着克拉比基說道：「嘿，但願安拉真主賜福，我們上次那批生意，真錯過了機會，這次一定不會放走了吧？」

艾布沙德從容地說道：「這次我希望箱裏裝的是威士忌酒。」

克拉比基笑着戲語道：「如果箱內裝的是衣料，你肯接受嗎？難道說你這次的獲利會比過去少了不成。」

艾布沙德想了一會說道：「最好使我能够知道箱內裝的是什麼貨品？」

「那只有天曉得，直到現在我們已爲這些箱子花了將近兩千鎊的費用；包括賄賂和運輸費在內。」

艾布沙德敲了克拉比基的肩膀一下，笑着說道：「兩千鎊？爲什麼？裏面有鑽石嗎？」

「那也說不定，若果箱內裝着細針，照現在的行情也很合算了。」

「那你開價多少呢？」

「只要你肯付出三千鎊就行，我們是在作戰，我是玩火者。」

雅賽敏女士從旁插話道：「不錯，我們都在玩火，我已警告過你多少次，我是討厭這種方式的交易的。」

克拉比基大爲掃興地反駁道：「你究竟要我做那一種生意呢？……你要我賣大蕃薯嗎？」

雅賽敏女士緘默了一會說道：「我們還是先吃晚餐，然後再談生意吧。」

在晚餐的這段時期內，艾布沙德倒忘了欣賞雅賽敏女士的美麗和高貴，他整個腦筋爲一本萬利的生意和怎樣付出這幾千鎊的問題所盤據着。在晚餐的時候，他個人的思想也會考慮到幾件奸猾的計謀，他想用毒辣手段去奪取這批私貨；他也想到向警察局告密，以領取獎金；但他又自覺這有什麼好處呢？因爲坐在他前面的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他自然會預防這些事的。艾布沙德既不知賣主的住址，又不

知那批私貨藏在什麼地方，自無法去奪取了。他也想到盡可能對他簽付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但他的內心總還不願幹這種有損個人信用的勾當。其中只有一點能助長他信心的，就是克拉比基對這批貨的定價很堅決，三千鎊就是三千鎊，一分錢也不能短少，那便證明這貨物一定是貴重的。克拉比基不願討價還價的原因，是這批貨雖售價三千，轉手即值五千，讓買主有兩千鎊可賺，彼此心照不宣罷了。

種種利慾思想在艾布沙德心裏作怪。他雖想多賺一點，屢次和克拉比基討便宜價錢，但克拉比基總是定價不二，毫無變通辦法。夜已深了，他倆的生意仍未成交，最後克拉比基表示，若有意要買這批貨，明天帶三千鎊到旅館來，交錢交貨，並可當面打開箱子來看。

艾布沙德回家就倒在床上，但天快亮了還沒有睡着。他翻來覆去地由多方面去分析事情的得失，他也考慮到將來可能有致命的打擊，反之假若這次大胆抽出三千鎊，亦許會消除一切迎面襲來的災難。依照過去的經驗，他每次對黑市的批發買賣，常有厚利可圖，但每次難免要大傷腦筋。

誰能預知這些大木箱裏的東西是什麼？如果是真絲，每碼的售價是五鎊。若是藥品售價也不差。但願它是名貴的英國呢絨，或是金屬的鋁片。啊！假若誰能明瞭箱內的東西，誰就有決定性的主意！如果有錢可賺，是自己份內的事，如果

虧本也能和股東分擔，就像前次的辦法似的。不錯：上一次：已經有了經驗，這裏他起了他的妻舅杜蘇格來，這是個老實人——事事讓步的好人。艾布沙德會對他要過一兩手，一切都在他哼出的鼻音聲中完成了狡猾的任務。半年前他剛認識克拉比基時，這個阿美尼亞籍的大騙子，運來了類似這次的十大箱貨品，箱是密封着的，誰也不知內面裝的是什麼。那時艾布沙德手中只有兩百鎊的本錢，一半是屬於他舅子杜蘇格的。他倆合夥開設一間小雜貨店，因杜蘇格很信任妹夫艾布沙德，店裏的收支全由他包辦。那次他就大胆地向克拉比基買了三十箱黑市貨。他自言自語說：「如果這批生意虧本，妻舅杜蘇格應負責一半的損失，因我倆是同夥，如果有錢可賺，我除了扣還本錢外，凡所賺的錢都歸我一人所有。」他於是混入

人就確信無疑。傍晚杜蘇格回了家，店舖關門以後，艾布沙德打開了木箱，發現了寶藏，原來箱內裝的是橡膠和銅絲製的電燈綫。依照尺寸賣出，一星期以後，他輕易賺了三千五百鎊，立即變成富人。不錯，……他也變成糖、茶和麵粉的大商人。黑市場淹沒了他的身體，直到耳朶。他又賺了幾千鎊。不錯，……他已把消息告訴妻舅杜蘇格，他當面打了打算盤，分給他一百鎊的淨利，誠實的杜蘇格情願把這筆意外的收入，再投入店舖的股本裏，連所賺的一共是一百五十鎊。但他拒絕，最後他算勉強答應，再由這可憐人的手中接收另一百鎊的支票，他真好猾。倘若他再有辦法用花言巧語，打動杜蘇格的心，他會再拿出股本，因他知道杜蘇格在銀行裏存有一千鎊的現款，是他在去年辛辛苦苦賺來的。狡猾而貪心的



艾布沙德與克拉比基的角鬥

艾布沙德想，若把這筆錢也騙到手，那多麼好。

第二天早晨他果然去找杜蘇格，向他借用那筆款項，但他用種種好話推辭了。他很有耐心，總用利潤去勸說他，結果他答應了。

當天晚上，華燈正照耀了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他倆一同到豪華的「摩登大旅社」去見克拉比基。那時在杜蘇格的心裏，只希望他這次的投資，不是冒險，而是正常獲利取益的買賣。至於在艾布沙德的心裏，却起了另一種邪念，只須毫無憑據地拿到他妻舅手裏的那筆錢。他自言自語地說道：「如果我們和這阿美尼亞人，一同坐着談生意，到了付款時，我先交兩千鎊，並叫杜蘇格交一千鎊，以後杜蘇格自無閒話好說，反正錢是他親手交給賣主的。如果將來有錢賺，我自然會把他這筆錢奉還。」

幾分鐘後，克拉比基開始和他談付款辦法，當時那位阿美尼亞婦人也參加他們的談話，她的眼不停地看着杜蘇格，她很傾心他那紅光滿面的像貌，以及他那那豐富的黑髮，和他那兩隻清亮發光的大眼睛。他的性情很溫和，所說的話，表現出內心的仁慈。她最愛這類型的男子，有點像她妹夫馬理克揚的風度——她很久就盼望嫁給這樣的男子，她於是用那熱愛的眼光，不斷地欣賞着這中人的各方面。：她是一個白種女人，處處流露出中年婦人的媚態，：這位誠實的埃及人杜蘇格君，年紀已四十五左右，還沒有作過婚姻的嘗試，在異性相吸的原則

下，他內心中也滋長了情苗，尤其對方處處流露出的一片真情，他自然不會錯過機會。他也眼不停地看着她，雖然彼此談話的內容是平常生意的客氣話，但他倆很快地就起了易地談心的傾向，就像那一對狡猾的狐狸拋開他倆去談私話一樣。

艾布沙德要施展他狡猾的手段，就把頭向克拉比基偏過去，對他的耳低聲說道：「最好我倆暫離開他倆，到隔壁廳裏去密談吧。」

他倆低語了一會，就離開杜蘇格和阿美尼亞婦人，走進隔壁客廳裏去了。

她定睛看着他說道：「我對這場生意很心急，：你呢？」

「不，我倒不怕什麼，但我對這場買賣，却沒有參加的興趣。」

「那你為何不撤出股份呢？」

他搖搖頭，扭扭鬚鬚說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有點好處。」

「這次你絕對賺不到錢。」

「為什麼呢？」

「因為秘密警察，在暗中監視着克拉比基。」

「你的話確實嗎？」

「說不定會：。」

「你看克拉比基這人如何？」

她顯出鄙視地撇一撇嘴，沒有說話：然後她好像心有所感地對他說道：「我由艾布沙德的談話中，知道你還沒有結婚，這是真的嗎？」

「是的還沒有結婚，因此我總想賺幾個錢：。」

不約而同呢！——你真是一個有志氣的男子。」

他微笑了一會，心裏很快慰對方的稱讚。他用愛悅的眼光看着她，誠懇地問道：「你？為什麼還不結婚呢？」

「男子都是魔鬼，我是一個單獨生活慣了的女人，我嫁人幹什麼呢？：就以克拉比基這人來說，他偷了我的錢，更使我活受罪。」

忽然她的個人觀念，起了莊重與誠實的效用，她認眼前所接觸的這位可愛的男子，就是改良她孤寂生活的媒介，假若她能和他結婚，她能加入埃及國籍，成爲埃及的公民，就像她堂妹伊寧小姐的情況一樣，過着美滿的生活，：以後她的財產也有了保障，：同時這位好人得到像她這樣四十歲女子的特奉，該說是一種福氣。她心中既有了這些意念的鼓動，她就不覺發出一陣會心的微笑，女性的聰明，在她的心中開放了。：她柔和地指着他說道：「杜蘇格先生，我想把我的錢來給你做生意，你願意麼？」

他聽了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說道：「我替你做生意麼？我：？」

「是的，我將把賺到的錢一人一半。」

「我是一個低能而又外行的生意人呀。」

「不，不，你比克拉比基那狡猾的傢伙強一百倍。」

「我嗎？不敢當，不敢當。」

「你是個忠實可靠的人，我一向喜愛忠實的男子，杜蘇格先生，請聽我說，你現在決不可付錢，我

自有法子，把頃刻成交的買賣，拖延到明天，我早已發覺你妹夫艾布沙德這壞東西，存心欺騙你。」

然後她靠近他的身邊，對他的耳朵細聲說道：「我有秘密，願意同你公開。」

「秘密嗎？」

「你得對我發誓，絕不把我告知你的這件秘事轉告艾布沙德，行嗎？」

「行，行，我就發誓。」

「既是這樣，那你明天中午，獨自一人到此地來見我，千萬不要對外人說什麼，免得他們懷疑，你現在身上帶着款子麼？」

「我已經帶來了。」

「那你假裝說款子要明天才有辦法，今天忘記帶來了。你怕艾布沙德會給你難堪嗎？」

「我怕他嗎？」

「是的我看出來了，你確實有點怕他。」

他的血液忽然沸騰起來，憤慨地說道：「艾布沙德是什麼東西，我會怕他嗎？那你算是不了解我是什麼樣的人了。」

他倆的談話忽然停止，因爲艾布沙德和克拉比基已迎面走來了，艾布沙德喜形於色地開口說話道：「嘿，杜蘇格兄，買賣做成了，把款子付給克拉比基頭家吧。」

他嚥了一口吐沫，：呢喃地說不出話來，實際上，他對艾布沙德有幾分怕，好像小山羊的懼怕着豺狼一樣。

於是艾布沙德用另一種語氣說

道：「時候不早了，請把錢遞過來吧。」

「對不起你，確實我把款子忘記在家裏了。」

艾布沙德厲聲地說道：

「忘記了帶錢？怎麼會忘記了呢？這是什麼話？你瘋了麼？」

「我真是忘記了，你知道我倆出門前，你東說一句，西講一句，互相辯論，各持己見，以至於大吵大鬧，一肚子的怨氣，誰還想到帶錢的事，你真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

第二天中午，杜蘇格穿着他最講究的西服，心情愉快地走向旅館去的路。

他自慶已擺脫了艾布沙德的糾纏，如釋重負似地，感覺得一身輕鬆。因他急於要會他所羨慕的那位才貌雙全的女人的緣故，心情有點慌張。

他發現那女人已先在旅館的會客室裏等他，她迅速走過來和藹地說道：

「我想我倆另找地方去靜靜地坐一會吧，我恐怕在這裏會看見克拉比那魔鬼。」

「爲什麼？出事了麼？」

「我已和他鬧翻臉了，他是一個強盜。」

「強盜？那他與艾布沙德，可以相提並論了。」

「真是天生的一對活寶貝，我們就走吧。」

他倆到了公寓後，肩並肩地坐在臥室裏的沙發上，女的心情似安定而不安定地交織着，隱伏着的熱情，好像要趁機會表露出的樣子，她溫和地說道：「現在你要明白秘密的事嗎？」

「是的，我很想知道。」

「杜蘇格先生請聽我說，像你這樣的人，才是我所佩服的，我很信任你。」

他也坦白地說：「你才是我理想中的標準女人呀。」

她低下頭，看了看地板，頗富情感地說道：「杜蘇格先生，今後請你多多關照我的事吧。」

他笑了笑回答道：「請不必客氣，你隨便吩咐好了。」

「我是一個良善的女性，我要過一過和那些高尚婦女們一樣的生活。」

杜蘇格已領悟她的用意，安靜地說道：

「這就是你要對我公開的秘密麼？」

「不對，我要說的秘密是關於買賣箱子的事。」

「哦，箱子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箱子在我家裏，我和克拉比基發生爭執後，我退出了股份，發誓不再與他合作。我已經把箱子運到此地來，警察在監視着我們的行蹤，我就向克拉比基商量，這幾箱貨物由我買過來，我付給了他三千鎊，今後和他斷絕關係，永不再見面了。」

「好極了，我非常願意與你合夥。」

「若你願意，我倆可永久做同夥。」

「這自然囉，求之不得呢，究竟箱內裝什麼貨呢？」

「電器零件，價值大約一萬鎊哩。」

「那你爲什麼我同夥呢？」

「啊，杜蘇格先生，這個，因爲我……」

她紅着了臉：這位理解遲鈍的呆子，到這時才恍然大悟對方的真實用意，他靜默了一分鐘才開口說話道：

「啊，雅賽敏小姐，我向你求婚，做我的妻子好嗎？你——是在世上所見過的真正十全十美的女人呢。」

△ △ △

兩個月後，杜蘇格坐在他位居「賽下克尼」區的新屋裏，他雖已結婚了一個月，但家裏的人都還在有滋味地談着他新婚的事。

然後杜蘇格看着他的妻子雅賽敏說道：

「親愛的，你知道艾布沙德說什麼嗎？」

「這個賊。」

「他說我是愚蠢的奴才，我不像他那樣地老奸巨滑。」

「他實在是人間的敗類。」

「我以爲你不認識他的底細，他比你利害。」

她笑了笑說道：

「和我比較？爲什麼呢？」

「因他能欺騙你，只用三千鎊就能向你向你購買價值一萬鎊的貨呢？」

「誰對你說那幾箱貨，價值一萬鎊呢？」

你明明對我說箱內裝置的是電器零件。」

「起初當然是電器零件，但是後來……」

「發生了什麼嗎？」

「事情發生在當初那個壞傢伙想用計來欺騙我，當他知道我和克拉比基的意見不合而爭執時，他馬上來找我，但他不知道那時我正和你有了約會。我知道他在頭一批貨就騙過你了，他一個人在發財，把你拋在一邊，這次我決心要教訓他一番，讓他洗心改過，不要隨時想着騙人。那時他把我看成是愚笨者，我同意克拉比基的介紹，把這批貨賣給他。」

「他已買去了麼？」

「他已買去了，我先把箱內的電器取出，再把鐵釘放進去，因此他買的是釘子，不是電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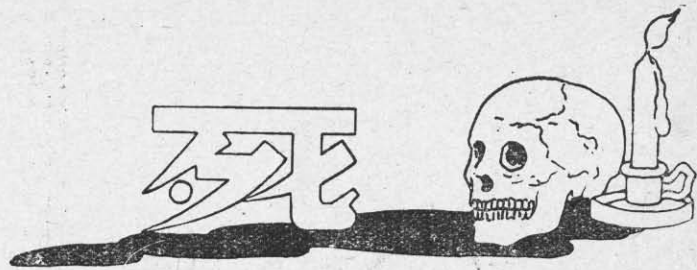
杜蘇格笑着說道：

「你已在空箱內裝滿了鐵釘，爲甚麼我事前不知道呢？」

「親愛的，這正是你在好滑的圈子裏特有的態度，因此我深深地愛上了你。」



常 夫



死是一個
猜不透的謎，
神秘，冷酷，
但又公正。

它來自天災，
它來自戰爭，
它來自暮年，
它來自疫病，
它來自偶然，
它來自輕生。

它奪去母親膝下的愛兒，
不管她哀哭悲傷；
它奪去少女懷中的情郎，
不管她心碎腸斷；
它奪去幼童的雙親，
不管他孤苦零仃。

死是一個
猜不透的謎，
神秘，冷酷，
但又公正。

魯陽的鐵戈嚇不退它半步，

陶朱的金錢買不動它的心。
乞兒窮漢它也不會鄙棄，
花容玉貌也不能使它手下留情。

它——
卸下窮人的重担，
叫他永久休息。
叫他不再
做牛做馬，愁鹽愁米。
叫他不再擔心
謀生無路，債主臨門。
叫他不再
受人白眼，被人凌欺。

死是一個
猜不透的謎，
神秘，冷酷，
但又公正。

它——
結束富者的享受，
使他不能再
錦衣玉食，斥奴罵婢。
使他不能再
一擲千金，紙醉金迷。

使他不能再
三妻四妾，左擁右抱。
使為富不仁的人，
不能再
視錢如命，一毛不拔。
不能再
損人利己，剝削別人。

死是一個
猜不透的謎，
神秘，冷酷，
但又公正。

它——
奪去權貴的勢力，
使他不能再
作威作福，魚肉人民。
使他不能再
站在人民的頭上，
建造自己的幸福。
使野心家不能再
把世界挂在槍尖，
用別人的頭顱來
鋪起自己的錦繡前程。

小黑人和峇不帶

李定華

峇不帶又叫做臭豆，是生長在馬來亞森林中的一種奇豆。這種豆的樹身是一種喬木，有強大的生長力，在四周大樹包圍着的陰地中，也能向上生長，爭取陽光，直到長大起來，在樹叢中佔了一個地位，才開花結果。它的豆莢扁大，有尺餘至二尺長，外殼很堅硬，不能吃。核很大，只有數粒，核就是豆，可以吃，只是有一種使人難嗅的味道；初吃的時候，很不享受，很多人不敢吃牠，因此，叫牠做臭豆。

一九四二年以前，我在吡叻州丹容馬林縣居住，常常看着表哥把生長的峇不帶核，用火煨熟了，放進嘴裏去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他每次叫我試一試味道，我都不敢吃。

他說：「這種豆的味道，並不難聞，只要你敢吃下一次，第二次就不覺得臭了。況且牠可以做藥，吃了牠，有補腎瀉尿的功能，第二天，牠的味兒，就完全從小便中流出去了。醫生說：牠還可以治糖尿病，對人的身體很有益處呢？」

我聽了後，心裏開始想試一試，可是一直沒有機會買到。沒有多久，戰爭的火線就燃燒到馬來亞來了。

一九四二年我搬進農村裏去，住了幾個月，認識了許多馬來朋友，其中一個名字叫做麥積的，跟我談得最來，過從的時間也最多。那時，剛好是峇不帶在山林中大量生產的時期，有一天，我到麥積的家中去坐談，他正在吃午飯，見了我，硬要拉我共坐，吃一頓便飯。我曉得麥積的妻，是煮咖啡的能手，不論乾咖啡或水咖啡都做得好，爲着吃他的咖啡，也就不客氣地坐下了。

我第一口吃着的是亞三酸咖啡，用像銅錢般大的豆粒煮的，覺得味道很好，就問麥積是什麼豆，這樣好吃。麥積告訴我，那是一種山芭生長的大豆，名叫峇不帶。我聽了後，立刻又憶起表哥說過的話，自己想試一試味道的東西，料不到無意之中，竟在麥積家中吃到了，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吃完了飯，麥積送了十多條峇不帶給我，叫我回到家中去試煮來吃。我拿回家中，把莢剝開，嗅到了一股臭味，幾乎想嘔吐了，妻嗅到了那種味道，也同樣想作嘔。她主張把峇不帶丟掉，我却不肯，一來我想到在麥積家中吃的好味道。二來我覺得對不住麥積的好人情，便硬着頭皮，捏住鼻孔，把峇不帶全部剝完，剝下的豆粒，放在桶中，依舊散出一片臭味

來。妻忍不住，在洗完米後，順手把洗過米的米水，倒到桶裏去，浸着那些豆粒，這樣一來，臭味才減少了。

過了好幾天，妻把峇不帶豆粒撈起來，完全沒有臭味了。肉色已由青白變成赤色，卻沒有腐敗，她把所有的豆粒洗乾淨，切成小片，用些「馬來煎」和辣椒蒜米等混着炒熟了吃，想不到，這種原本奇臭的東西，現在已變得滋味既酸又甜而且奇香了。我一面吃，一面稱讚味道好。妻也是一樣，因爲有了一碟峇不帶新菜，她倒多吃了半碗飯。吃了那次的峇不帶豆後，我們的腦海裏，就天天都想念着牠，要到森林中去採牠來吃了。

有一天，好友老劉走來，我偶然和他談起峇不帶豆很好吃的事，他也說：

「峇不帶豆不但好吃，而且可以醫治糖尿病，很多人因爲患了糖尿病，天天吃牠，結果被牠治好了呢！」

聽了老劉的話，我又想起表哥的話，他們二人都同樣說峇不帶是一種有益的豆，可見是真的對人體有益的了。

我要採峇不帶的心事，告訴了老劉，問他可知那裏的山林，長有這種樹木。老劉說離開我們住的農村，大約三英里遠的林中就有了，如果要採，他可以同我一弟兄前去。我聽後，歡喜極了，便約定他在第二天清早一齊前往。

一夜過後，第二天清早，我們吃過飯，帶了籃子、繩子和刀等出發。一路上由老劉帶路，我們先沿着割「椰羅冬」的小路行去，心中很怕在路上碰到凶猛的野獸，便逢樹敲樹，遇竹打竹。過了兩座山之後，才向別一條山路跑去，經過了三條小溪，爬過了幾幾座山坡，好容易才到了峇不帶的樹下，那時，我已氣喘吁吁了。老劉用手指着那又高又大的一棵大葉樹對我說：

「你瞧！這棵就是峇不帶樹了，樹上不是吊滿了峇不帶麼！」

我抬頭一瞧，看見那棵樹身大到兩個人合抱都抱不完，高約五丈，樹葉很大，但生得不密，樹枝上掛滿了老的峇不帶。峇不帶是在眼前了，可是樹身這樣高大，我們沒法子爬上去採，只好望着牠興嘆了。

再向前行去繼續找尋，不久，又給我們發現了兩棵樹，同樣是老樹，十分高大，樹上掛着一莢一莢美麗的峇不帶，望得見，採不下，真使我們苦惱極了。

我會試爬了好幾次，因為樹身太大，實在沒有法子爬上去，老劉也用繩子扣住雙腳，想學印度人上椰樹的法子，爬上峇不帶樹上去。爬了三四次，只有一次爬了約一丈高，就沒有法子再上了。兩個人坐在樹下呆望了好久，都想不出爬上去的辦法，只得帶着滿身臭汗，失望地回家去。

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當我們正滿懷失望，踏上歸途，行到割「椰羅冬」的路口時，突然遇到了一大羣的小黑人。其中幾個是我認識的，特別是頭子班映，和我很談得來。一見之後，我歡喜地打了個招呼。班映問我們，爲什麼到山中來，我便把欲採峇不帶，結果因樹身高採不到，雙手空空地歸去的事，告訴他知道。他聽了後，和女婿亞英談了幾句話，亞英又對他們之中的一個談了幾句，見他點了點頭，班映才回頭對我說：

「你是我的朋友，有了困難，我一定幫忙你的，現在你不必焦急，跟我們一道兒回到山中去，我叫人上樹去採給你，你在地上等着捨峇不帶就可以了。」

我和老劉聽了班映的話，苦惱的心情，立刻消失了，同時歡喜到跳了起來。於是，我倆先向後轉，做了開路先鋒，和一羣小黑人，向前行去。二十分鐘後，我們又到了峇不帶樹下了，班映吩咐一個年紀輕輕的同伴，爬上樹去，只見他身輕似猴，腳不用繩子網綁，攀住那棵大樹身，一會兒就爬上大樞杈上了。在那兒休息了一會兒，才爬到樹枝上去，把一莢一莢的老峇不帶採下來。當他爬到樹枝尾上採峇不帶時，那些樹枝都彎彎的垂下來，在上面的我們深怕他會跌下來，可是，他却一點兒也不害怕，還在

開墾寒苗

看吧！

那是一片荒涼的原野，
叢生着野草，
長滿着荊棘，
出沒狼羣，
使人望而却步。
多少年了，
沒有人來開墾，
它顯得更荒涼，
更蕭條。

可是——

不知什麼時候，
一羣富有毅力的青年，
他們——

拿了斧頭，
戴着草笠，
用獅子般的力量，
天天，年年，
年年，天天，
片刻不停息，
任風雨的吹打，
烈日的蒸晒，
克服了一切困難；
斬除了荊棘，
刈去了野草，
趕走了狼羣。
於是，
他們勝利地笑了，
忘記了被刺傷的創口。
荒蕪的土地，
經過了艱苦耕耘，
變成了一塊美麗的田園。

樹上哼着山歌呢！

他採完了一棵，下來後，又再上一棵，一連採了三棵樹，老的峇不帶已採了一大堆，我們看見了，真有說不出的快樂，班映問我：

「這樣多够不够？」

「够了！」我說。

於是，我們挑了峇不帶，開步回家。在歸途中，我感到環境才是訓練人才的大本營，要不是碰到了適合環境的小黑人，替我們上樹去採，我們就不會有一大担的峇不帶帶回家中了。

看見小黑人上樹爬得那麼自然，技術那麼純熟，於是我想起達爾文的進化論來了。覺得小黑人要是有一條尾巴，在樹上爬起來，不是跟猴子沒有兩樣嗎！所謂人是由猴子進化來的，看了小黑人爬樹，我倒有九分相信了。

那天，跑出了大山，回到家中，已是下午五時，我請班映他們到家裏吃飯。班映告訴我另一種吃峇不帶的方法，是將峇不帶核放在火炭堆中，用火燒到焦了，然後混着辣椒吃。他并且親手做了幾條給我一試，我覺得香是香極了，只是還帶有一些濁味，不够清，妻也有同感。結果，我們沒有採用火燒或火煨的吃法，依舊用老法，把峇不帶豆剝出來，放在桶中，用洗米水混了一些鹽，浸過六七天，等到豆色變了，才取出來切薄了，煮酸咖哩，或者是炒「馬來煎」和椒辣蒜米等。酸甜加上了香，十分好吃。吃着牠，我心裏頭對小黑人的幫忙，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呢！



蕉紅

×月×日

是南國春暖的一個早晨，我和鴻背了包袱和皮箱來到這通是膠林、小道和亞冬屋的小山城——佳胤。在這兒一間滲雜着華人的血汗的中華小學校，我們開始「任重道遠」地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艱巨使命，担起神聖崇高的教育工作。

我們早已立下獻身教育的志願。我們原有更燦爛和美麗的憧憬，可是，現實粉碎了我們唸高師的美夢，修畢初中學程，我們求學路程也就告一段落。由教育局推薦，我們便來這間中華學校服務，按照新新制計算月薪由一百零三元起點，每年年功加倍上昇。同時我們將要參加師訓班受訓二年，放試及格後薪金才由一百四十八元起點，這是教育局長告訴我們的。

中華學校校舍及設備一切因陋從簡，這是一般鄉村學校的特色。鴻說距離他理想的學校真如天淵。我說我們應該體諒這兒的人們，這學校是他們以微薄的人力與財力艱辛創立起來，同時校舍設備只是一間學校的軀殼，我們注重的是它美麗的靈魂，而不是裝飾靈魂的軀殼。

教室共有三間，全校有六個年級，都是複式教學的。教師連帶校長一共是三位，校長兼教務主任及教員，教員兼校役，每星期上課卅三節，沒有一節是休息時間。校長說這是一般鄉村學校的特色，大家分工合作，不必計較，爲了下一代，爲了華文教育！

真的！爲了下一代，爲了華文教育，我們吃力一點兒，又算得什麼呢？

×月×日

校長年紀三十開外，也是師訓班畢業的。他對我們說他的薪金是照新新制計算的，每月一百八十元，仰不足奉養父母，俯不足溫飽妻兒，每月要向學校財借錢，生活才能維持過去。他說生活雖然清苦，工作雖然繁重，可是，爲了下一代，爲了華文教育，他時常感到興奮和安慰。我們非常同情他，非常欽佩他，認爲他是一個清高的教育工作者。

校長好像很喜歡和我們談，而且談得非常投機。他對我們講述他偉大的奮鬥史，他講得興奮時跨張地把自己比擬作一個世界偉人。我不自覺的讚揚他幾句，他感到非常滿意的笑起來了。後來，他又對我們說他近幾年來感到悲觀，消極，因爲爲他患了高血壓。

×月×日

學生的程度實在太差，鴻和我都有同感。「哎，六年級的學生連乘數表都搞不通，甚至有的連多位數減法也不懂！」鴻大發牢騷地說：「要我怎樣去教他們，要我怎樣教他們呀？」

「我也何嘗不一樣感到頭痛，五年級學生造句都造不來，要怎樣教他們作文呢？」我同病相鄰地說：「我真懷疑前任教師們的教學！」

於是，我們就一道向校長說明。「哎，這里一般鄉村學校都是這個樣子，馬

馬虎虎就好啦，」校長說：「一班裏有兩個年級，一節裏平分教學，要怎樣去認真呀？而且，我告訴你們，這兒的家長們送他們的子女來學校，只是鍍鍍金，認識幾個字就算了，實在學到多少知識，他們就不管這許多。」

當時，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不相信這些話是校長說出來的，前幾天校長的堂哉皇哉的偉論還縈繞在耳邊，怎麼現在竟說出這些話來？可是無論如何，我本能地說：

「家長的觀念思想是怎樣，我們用不着去管它。我想，學生來學校唸書，我們就負有認真教導的責任；如果馬馬虎虎，就誤了學生的學業，甚至毀滅了學生的前程，我們的罪名是多麼的重大啊！我們在良心上也感到多麼痛苦的啊？所以，我認爲我們要認真教導。」

「而且，學生成績太壞，學校、校長、教師各方面的名譽也有關係啊！」鴻補充地說。

「哎，這種小學校怎能辦得好？目前這樣算是差強人意了！」校長說：「這裏的學生並不是真的要讀書，不過混幾年認識幾個字罷了。那一個家長有這樣多錢供給給子女去唸中學呢？所以，我們也隨便教教將就算了。談到認真嗎？嘿！你教到肺癆吐血也沒有人會稱讚你，同情的！老實告訴你罷，這社會上是不能認真的！你們腳踏進社會，一定是很天真，熱情，可是當你碰了幾次壁以後，你就不會有這麼天真，熱情的了。」

我幾乎要脫口罵出：「誤人子弟！這是卑鄙的行爲！我們要拿出我們的良心！」但是，我想起祖母平日的規勸，終於按捺着憤火，免得發生正面的衝突。

×月×日

經過審慎的觀察與試驗，我確定學生程度的低落，第一是由於基礎打得着實太差，第二却是因爲學習風氣太散漫。現在除了要盡心教導他們之外，還要提高他們讀書的興趣，和督促他們去補習功課。此外，更要嚴格維持校規紀律，禁止

賭博，吸煙等不良嗜好，而鼓勵他們參加正當健康的課外活動。我和鴻由今天開始照着這方針去做。

×月×日

在敵厲維持整肅校風與搞好讀書風氣中，我們遭遇了不少的阻力和挫折。最使我們痛心的是校長不跟我們合作，同時家長的反應毀多於譽，更有一些年紀較大的學生不服從指導。環境及反應儘管如此，可是我們並不灰心，我們更堅定我們的信念幹下去！

×月×日

今天發生的事件，是我生命有史以來第一遭。我底心兒到現在還是沈甸甸地懸着。

早上第二節課後，我叫五年級學生黃明義到教務處來，對他說：

「明義，上星期我警告過你三次了，你昨天又再吸煙、賭牌，你藐視先生的警告，你不服從學校的規則，你都承認嗎？」

「……」他倔強地站着，沒有答應。

「明義，我跟你解釋過不知多少次了，吸煙和賭牌不但浪費你父母用血汗換來的錢，而且會傷害你的身體的！」我委婉地勸告：「你想想你父母親辛辛苦苦地工作，好容易才送你來學校唸書，你應該用唸書，才不會辜負他們的一番苦心呀！你怎麼去學吸煙、賭牌呀？而且，聽說你還偷了你媽媽的錢……」

「我那里偷過？你要講好來！」是憤憤不服的反駁。

對這樣無禮的反抗式的反駁，我差點要冒火了，可是我仍原諒他：也許他有濃厚的自尊心，說他偷錢，認為是絕大的侮辱呢。於是我說：

「好，現在我也不多講了，平常我也教過你許多道理了，你已經是五年級學生，而且年紀也這麼大，總應該有思想，總應該明白了，是不是？一個人不能沒有錯誤的地方，就是連聖賢也是大錯的。最要緊的是，知道了錯誤，能够立刻糾

正過來，這樣，便是一個勇敢、聰明的人了。現在，你承認你有錯嗎？你下決心要改過嗎？」

「好，你要怎樣就怎樣罷，沒有關係的！」他若無其事似地頑強地說。

這，我可忍耐不住發火了。我不記過，因為這跟他不關痛癢，我拿起藤鞭嚴厲地說：

「伸出手來！」

接着是重而响亮的鞭了五鞭，他哭起來了，哭聲中夾着堅強的語音：

「……：……：……：下次你別上街去……：……：……：……：……：……：……」

我憤怒地硬拉着他去見校長，將事情的始末告訴了校長。他說：

「好，讓我問問看。」

於是，我退出來。

過了五分鐘，明義怒容滿面地離開了。

晚飯後，校長對我說：

「明義這個學生，最好不要去惹他。我們責備他是善意的，可是他懷恨在心，以後吃虧的是我們呢！所以，我認為是，少管閒事好了，何必這麼多閒氣。」

自從我戳破了校長的假面具，認識了他言行不一的醜態以來，我就不喜歡跟他談論，而老是我行我素。我知道掉爛三寸之舌，也不能擊破他已鑄就的因循敷衍的習氣，所以我不反駁他。

×月×日

我感到憤怒極了，幾乎要跟校長激烈衝突起來。因為我給學生在課外時間補習功課，他到校外去大事宣傳說我假正經，想不到他竟是這樣卑鄙詭媚的人，他也會勸阻我說學生精力有限，應有休息時間。其實，所謂休息時間，大多數學生還不是去偷偷賭牌、吸煙。所謂精力有限，這是一種藉口，一方面是討好學生及家長，一方面他妒忌！怕我們後來居上，奪取了他的位置，其實那會有這種心腸！

×月×日

我感到很慚愧，我缺少魄力來克服這複雜的環境與人事，我對不起一部份好學不倦的學生。我已經決定離開這間「敗絮其中」的學校了。

明天就是第一學期的休業日子，今天，我和鴻簽寫了一封辭職書，呈給有關當局，申訴辭職的理由，算是給校長當頭一棒的警告！

感謝這佳風山城裡的一切，使我充實了體驗人生的知識與經驗！別了，佳風！別了，可愛的學生！

後記

這是一篇忠實的告白，也是一般鄉村學校的普遍現象。我希望這種壞現象能够早日改良，創造鄉村學校的另一番新氣象！

蕉風新年短篇小說比賽

延期啓事

本刊爲便於更多的寫作者及讀者參加此次短篇小說徵文比賽，以免遺誤優秀作品之機會起見，特將比賽截止日期推延十五日，至三月十日截止，但決不再延，特此敬請有意應徵者注意。

蕉風出版社啓



(獨幕劇)

 呂卓譯
 印尼孫達尼作

這是印尼名劇作家孫達尼 (Curry T. Soehardi) 戰後得意之作。它描寫一個在紙醉金迷的環境中裝笑臉過活的女招待怎樣在經過他人的諷刺、嘲笑、侮辱和責備的心理打擊後而毅然跟着一個流浪漢出走，尋求自由的生活。劇情的大，已經普遍地在印尼各地演出，甚至已經拍成電影。

—譯者—

演員：

安妮：三巴拉餐館的女招待。

伊士坎達：青年流浪者。

蘇達馬：三巴拉餐館頭家。

加乃因：青年，蘇達馬之子。

烏士曼：宗教長老，蘇達馬之友。

蘇喜曼：上尉銜青年軍官。

魯加也：安妮的女友。

警察，女顧客，乞丐，青年政府官員甲、乙。

佈景：

一間餐館內，放有兩張茶桌、幾張茶椅以及寫字檯、飲料櫃、收音機、冰箱等。飲料櫃內放汽水和酒，櫥架上置盛餅乾的罐嘴瓶，寫字檯上有電話。進內的門在右後正中，出外的門在前方右側。

加乃因(下稱加)在寫字檯上埋頭寫字。伊士坎達(下稱伊)頭髮散亂，以搖擺不定的步伐跑進，向後門張望。

加：(停止寫字)老兄，你要吃什麼？

伊：不吃什麼！(跑出)。

(加乃因驚奇地望着伊士坎達，然後繼續寫字。)

加：(站起)安！安妮！

安妮：(下稱尼)有，先生！

加：你爲什麼老是躲在後面？

妮：我在幫忙廚子工作。

加：啊！你幫忙煮食？

妮：不，先生，煮水罷了。閒來無事幫幫忙，也不會覺得單調。

加：安妮，我也高興你練習煮食。

這樣一來，你將來更可以成爲一個良好的家庭主婦了。

妮：(取下一塊掛着的布)唉，先生，我一聽到「家庭」兩個字就害怕。我還是喜歡像目前這樣的工作(扶收音機)。

加：你這種態度要維持到幾時呢，安妮？

妮：(繼續抹收音機，背向着加乃因)先生，我不是上帝，不能夠決定時間。(轉身面向加乃因)先生，我們聽聽收音機好嗎？

加：呃，這樣早沒有什麼好聽的。(走近安妮)倒不如讓我聽聽你講一下你的態度。安妮，你不做家庭主婦寧願做招待麼？

妮：(慢慢地從加乃因身邊走開)

先生，我不是說我不要做家庭主婦而寧願做招待，不過我還不想過家庭生活，因爲我還做得很稱心。

加：不過，安妮，我以前把你帶到這裏來，並不希望單單看見你在這兒做招待。我高興看見你成爲一個真正的女人。我所指的女人是善於料理家庭事務的女人。

妮：(低頭)先生，你幫我的忙，我沒有什麼話好表達我對你的謝意。不過，我到這裏來時，除了要做招待之外，並沒有抱着什麼奢望。

(加乃因翻轉頭不作聲，電話鈴响，妮望向電話。)

加：一定是蘇喜曼上尉打給你的，安妮。

妮：(走向寫字檯兩步，又停下)先生，也許是給你的。

加：(看看安妮，要去不去地跑到寫字檯，拿起電話)啊，這裏是三巴拉餐館。——蘇達馬先生還沒有來。——我是他的兒子。——是。(放下電話，默然沉思。)

(安妮不理加乃因，抹餅乾架。女顧客——下稱女——手提裝着貨物的大紙袋進。)

妮：哦，娘惹！請進。剛從巴殺回

來是嗎？哦！你又買木屐了。這樣的木屐要多錢，娘惹？

女：三盾錢。貴死了(從紙袋拿出木屐給安妮看)。

妮：又堅固又好用，娘惹。要三盾錢，算你敢買(把木屐交回女顧客)。

女：我人老了，所以才選這樣的。姑娘們穿的就一定要比這對好一點。我剛才也有看見一些合你穿的。

妮：(沉默一會)你要我給你弄杯咖啡還是可可？

女：我要買一些酸柑糖，還有嗎？

妮：哦，有，要多少？

女：二十個就夠了，沒有錢了。

(安妮走到餅乾架，拿出一些酸柑糖，算了算，用紙包好。加乃因跑到前門，要出去。)

妮：先生，到那兒去？

加：有點事要出去一會(跑出)。

妮：(將紙包交給女顧客)還要別的吗？娘惹？

女：(給錢)不要了。一盾錢嗎？

妮：是的。(收下錢)謝謝。

女：不用客氣。

妮：現在就回去嗎，娘惹？

女：是的，你知道啦，家裏還有很多事要做。(看看安妮，嘆了一口氣。)唉！可惜我的兒子死了。

妮：怎樣講呢，娘惹？
女：如果他還在的話……是的，
如果他還在的話，我要把你討
來做媳婦！

妮：啊！
女：好了吧，我走了（跑出）。
妮：慢跑，娘惹，回去平安工作（
送到門口）。

（安妮跑去後面，邊跑邊唱歌。乞
丐一跛一跛地慢慢走進來，東張西
望地看了一下餅乾樹架，後來就以
平常的，不跛的脚步跑到餅乾樹架
前，打開瓶蓋，伸手要拿餅乾。）
妮：（從後面跑出）嘿！你想做什
麼？

丐：（馬上縮回手，低下頭。）
妮：你每次來我差不多都給你錢，
想不到你現在竟敢偷東西。
丐：饒恕我，姑娘，饒恕我。
妮：當然啦，給人家看見了我就饒
恕。

丐：我如果有錢，我就不偷了。
妮：你說謊！
丐：真的，姑娘，我從昨天到現在
還沒有吃過。
妮：你不敢發誓說不再偷東西？
丐：姑娘，我當着阿拉上帝面前發
誓，我不再偷東西了。只要妳
再……

妮：不，我不再給你錢了。
丐：（難過地）唉，姑娘，可憐可
憐我吧。
妮：你剛才爲什麼要偷東西？
丐：不，姑娘，我不再偷了。我不
是已經發了誓嗎？是的，我已
經發了誓了。

妮：（從抽屜裏拿錢）當心，假如
你再偷的話，哼！

蘇達馬：（下稱蘇，挾着文件袋進
來，一眼看見乞丐）你在這裏
做什麼？滾出去！（對安妮）
安妮，爲什麼讓他進來？
妮：我要給他錢。
蘇：不用給他，懶骨頭就讓他餓死
吧。他來這裏只有把地方弄髒
就是了。

妮：（給錢乞丐）趕快出去。
丐：謝謝姑娘，祝姑娘長命。
蘇：滾出去！不要多說！快快滾，
不許再到這裏來！
（乞丐一跛一跛地跑出）。

蘇：安妮，下次有這樣的人到這裏
來，就趕他走。不要把我們的
餐館弄髒了。（換換口氣）沒
有人找我嗎？
妮：有，不知是誰打來的，是加乃
因接的電話。
蘇：我這個兒子老是這末粗心大意
。剛才在路上才碰見他，什麼
都沒有說。（拿起電話）九八
三〇。

（安妮抹椅子。）
蘇：安妮，這張桌子很骯髒吧。
（安妮抹桌子。）
蘇：（對電話）甲巴拉在嗎？——
好，好。——（等待）（拉長
聲音）哇，有了錢就難得聽見
我的聲音了是嗎？——老兄，
我是蘇達馬。——哈，哈，哈
，對了，對了！——沒有什麼
要緊的事，不過出去一會回家
換換衣服吧了。——（笑）不

過，老兄，上次講的紗線的事
情究竟怎樣了？——不錯，不
錯，是紗線的事。——哦，是
嗎？——好，好，越快當然越
好。——是，是，我現在就去
好，好。（放下電話。對安
妮）我要到紗廠去。假如有人
問我，不管是打電或是尋上門
來，你就問他有什麼事，把它
記下來（舉步欲出）。
妮：好。
蘇：噯，等下如果烏士曼來了，叫
他趕到紗廠去見我。你不要到
哪裏去。
妮：好。

（蘇下，安妮扭開收音機，翻看雜
誌。）
烏士曼：（下稱烏）（進）安妮，
蘇達馬先生在那裏？
妮：（把收音機關小聲一點）剛到
紗廠去了，叔叔。
烏：啊，他說要在這裏等我。
妮：他吩咐我，叫叔叔趕到紗廠去
見他。
烏：這個人，一轉眼就不見了，趕
都趕不及。（歇一口氣）起先
，我們一同從他家裏出來，走
到半路，我遇見了熟人他就先
走了。他說在這裏等我。安妮
，你的尊翁就是這樣的人！
妮：（站起）我的尊翁？
烏：我的意思是說你未來的尊翁。
妮：你這個想法是從那裏來的？
烏：不是從那裏得來的，不過是根
據你的資格和你的優越條件推
斷而得的罷了。關於資格，那

個敢說你不够資格做加乃因的
妻子。關於優越條件，你和加
乃因不是已經接觸得很密切了
嗎？

妮：（關上收音機，轉身向烏）但
是，叔叔……
烏：啊，請你不要反對老人家的意
見。剛才蘇達馬先生真的叫我
趕去找他嗎？
妮：是的。
烏：你是說到紗廠去嗎？
妮：對了。
烏：讓我就趕到那邊去（跑出）。

妮：（嘆氣，向着前門跑去，同時
用右拳擊了一下左掌心；跑到
門口就站住向外看；再嘆一口
氣，然後又跑回寫字枱，坐在
椅子上，過了一會兒又站起，
一直在沉思；猛地看了一下電
話，伸手去拿，但是又馬上縮
回手，咬着下唇繼續沉思；很
久之後才伸手拿起電話）請給
我三三五九（等）是第五營的
宿舍嗎？——請叫蘇喜曼上尉
聽電話。——出去了？——哦
，沒有，不要緊的。你就告訴
他是三巴拉餐館安妮打來的。
是。——謝謝（放下電話）。

（安妮靠着寫字枱默想，兩個青年
官員甲、乙一同進來。）
甲：早安！
妮：早安。
甲：（對其友伴）你要喝什麼？
乙：到辦事處不會太遲嗎？
甲：啊，還早。（坐）牛奶好嗎？

乙：隨便。

甲：（對安妮）牛奶兩杯，姑娘。

（安妮跑進後面。）

乙：你說她令人開心，究竟那一點令人開心？

甲：我也不明白，她現在爲什麼這樣冷冰冰的。昨天她還不是這樣的。

乙：看樣子是要我們先開路吧。

甲：不過她這樣冷冰冰的，我就沒有法子。

乙：她害羞，還是孩子氣。

甲：這末大了，怎末還會孩子氣。

（伊士坎達跑進，看看茶客，然後坐在椅子上。）

妮：（用托盤捧着兩盞牛奶出來，看見伊士坎達，於是她加快脚步走到兩青年的桌前。）要什麼餅，先生？梳打餅還是夾心餅？

甲：哪一種好？

妮：（爽快地）當然是貴的比較好。

甲：不過奇怪得很，我却不要好的。

妮：爲什麼？

乙：姑娘，因爲他不是普通人。他真怪，如果你跟他打過一次交道，那末他就……

甲：對了，我等下要打電話到這裏來，只要姑娘把你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告訴我。

妮：你打來的要是真正重要的，我才聽。

乙：這又是你姑娘奇怪的地方了！（對其友伴）現在要你問問姑

娘，什麼才算是「真正重要」的事。

（伊士坎達跑進，安妮注視着伊士坎達。）

甲：對了，姑娘，究竟什麼事對你才算重要呢？

妮：啊，我不知道。（離開他們，跑進後面。）

乙：真是班鳩，看看要到手，又給他飛走了！

甲：這就是使我開心的地方。

乙：你等下真的要打電話來？

甲：你還是不要急。

乙：你還是不要急。

（青年甲愉快地喝牛奶。蘇喜曼上尉——下稱喜——進）

（蘇喜曼坐下，安妮用托盤捧着一盞牛奶走出。）

甲：（打擾她）多少錢，姑娘？

妮：一盾錢。

（青年甲給錢。）

妮：（收錢），謝謝。

甲：不用客氣。（對其友伴）我們走吧！

（青年乙跟青年甲一齊跑進。）

妮：（走近蘇喜曼）先生，這不是厨夫沖的，是我自己沖的。

喜：（欲點火抽煙）好極了！

妮：我替你點火好嗎？先生。

喜：當然好，我的花兒。

（安妮擦着火柴，替蘇喜曼把烟在嘴上的香烟點火。）

喜：我真喜歡看你，越看就越不得！

妮：但是你幾時才決定約我出去跑跑呢？

喜：（喝了一口）一個軍人的諾言是不會落空的。不過現在時間還不許可。

妮：先生的工作很忙嗎？

喜：是的，而且還要受到紀律的約束。

妮：不過你却很高興似的？也許是因爲你見得多了。（坐在蘇喜曼面前）如果你還沒有空帶我出去跑跑，那末你現在能不能講一些故事給我聽呢？

喜：講故事？要講些什麼故事呢？關於……：：：：比如關於你所到過的使你開心的地方。讓我聽後也好跟你一齊開開心。

喜：令我開心的地方？哼，不錯，我到過北方一直到達海岸，到過南方一直深入森林，到過東方，到過西方，我發現了一個最使我開心的地方……：：：：猜一猜！是什麼地方？

妮：先生，是什麼地方？

喜：就是這裏，因爲這裏有你在！

妮：如果是這樣，我不必離開這裏了！

喜：離開這裏，爲什麼？

妮：啊，先生，我時時都想走，因爲時時覺得無聊。（低下頭）先生，我要怎樣才不會覺得無聊？

喜：（用手托着安妮的下巴，托起她的頭）現在跟我面對面也覺得無聊嗎？

妮：不。

喜：笑吧，讓我見了也不會無聊。（妮微笑）

喜：哼，誰說你不漂亮？在你跟前可是……：：：：你先生要常常看我嗎？

喜：當然啦，我的花兒！

妮：軍人的諾言是……：：：：

喜：（站起）不會落空的。

妮：我相信你。

喜：不過軍人同時必須遵守紀律。現在我也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把牛奶喝完）

妮：等下還要到這裏來嗎？

喜：我幾時騙過你，我的花兒？

妮：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騙過。

喜：但是我來了這裏之後，你却不敢給我什麼嗎，你不想使我在你面前現得有生氣一點嗎？

妮：啊，請原諒，先生。我因爲太高興了，差一點忘記了。不過不用你久等，我剛才已經沖好了。（跑進後面。）

（青年甲示意其友伴快點把牛奶喝完。青年乙大口把牛奶喝了。）

（蘇喜曼坐下，安妮用托盤捧着一盞牛奶走出。）

甲：（打擾她）多少錢，姑娘？

妮：一盾錢。

（青年甲給錢。）

妮：（收錢），謝謝。

甲：不用客氣。（對其友伴）我們走吧！

（青年乙跟青年甲一齊跑進。）

妮：（走近蘇喜曼）先生，這不是厨夫沖的，是我自己沖的。

喜：（欲點火抽煙）好極了！

妮：我替你點火好嗎？先生。

喜：當然好，我的花兒。

（安妮擦着火柴，替蘇喜曼把烟在嘴上的香烟點火。）

喜：我真喜歡看你，越看就越不得！

妮：但是你幾時才決定約我出去跑跑呢？

喜：（喝了一口）一個軍人的諾言是不會落空的。不過現在時間還不許可。

妮：先生的工作很忙嗎？

喜：是的，而且還要受到紀律的約束。

妮：不過你却很高興似的？也許是因爲你見得多了。（坐在蘇喜曼面前）如果你還沒有空帶我出去跑跑，那末你現在能不能講一些故事給我聽呢？

喜：講故事？要講些什麼故事呢？關於……：：：：比如關於你所到過的使你開心的地方。讓我聽後也好跟你一齊開開心。

喜：令我開心的地方？哼，不錯，我到過北方一直到達海岸，到過南方一直深入森林，到過東方，到過西方，我發現了一個最使我開心的地方……：：：：猜一猜！是什麼地方？

妮：先生，是什麼地方？

喜：就是這裏，因爲這裏有你在！

妮：如果是這樣，我不必離開這裏了！

喜：離開這裏，爲什麼？

妮：啊，先生，我時時都想走，因爲時時覺得無聊。（低下頭）先生，我要怎樣才不會覺得無聊？

喜：（用手托着安妮的下巴，托起她的頭）現在跟我面對面也覺得無聊嗎？

妮：不。

喜：笑吧，讓我見了也不會無聊。（妮微笑）

喜：哼，誰說你不漂亮？在你跟前可是……：：：：你先生要常常看我嗎？

喜：當然啦，我的花兒！

妮：軍人的諾言是……：：：：

喜：（站起）不會落空的。

妮：我相信你。

喜：不過軍人同時必須遵守紀律。現在我也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把牛奶喝完）

妮：等下還要到這裏來嗎？

喜：（給錢）一定來。

妮：幾分鐘？

喜：不會超過一個鐘頭。只要我現在的任務完成了，我就再到你跟前來。

妮：軍人的諾言是……

喜：（托着安妮的下巴）不會落空的。（跑出，到了門口站住看安妮）我走了，我的花兒。寬寬心吧，不要還沒有人採摘以前就凋謝了！（走出）

（安妮跟到門口，然後把茶盃拿去後面，又出來拭淨茶桌和椅子，一邊不停地唱歌，安妮的女友魯加也下稱魯——進。）

魯：（進）安妮，你今早真快活！妮：一個人有了希望，怎末不快活呢？

魯：哦，你好像要叫我學哲學。不過，你的希望是從哪兒來的？妮：魯，從別人那邊得來的，從了解我的願望的人那邊得來的。

魯：哦，是嗎？究竟是誰呢？妮：你不用知道。

魯：啊呀，你倒有點頑固啊！妮：你倒會罵人。不過，我的好朋友，你的意見我是很歡迎的。

魯：什麼意見？妮：魯，當一個女人願意把自己的身心全都奉獻給一個男子的時候，這是什麼意思呢？

魯：哦，你想到哪邊去了？這和二加二等於四那末簡單，女人願意把身心獻給男子，那就是一愛情——！怪不得你臉紅了。

妮：臉真紅了嗎？魯：你以為你能把心思隱瞞嗎？

妮：啊，我以為我的幸福不過是幻夢，別人是看不出來的。

魯：那男子是誰，安妮？妮：我不說，時候還沒有到。魯：英俊嗎？魁偉嗎？

妮：我不計較這些，使我感覺幸運的是他懂得我的心願。

魯：我要問問你，你願意把你的身心全都獻給那男子，這是根據你的感情還是根據你的理智？因為按照我的看法，經過思想考慮過的愛情才是真實的。安妮，這是我，一個不願給一般男人看輕的女人，對愛情的看法。如果我用感情來對待一個男人，這就意味着我將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妮：那末按照你的意見，要把那男子看作……？魯：是敵人也是朋友！

妮：我還沒有想得那末遠，魯。魯：這可不必，不然還等下會和我一樣，一直到現在還找不到一個丈夫……：對了，我現在在妬忌你。真的，安妮，我妬忌你，而且担心你從現在起可能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妮：啊，怎末會呢，魯。現在的我仍舊是昨天的我呀！魯：你說謊！現在的你已經成爲那個男人的所有品了。（舉步）

妮：等一下吧！我們要等會兒再見。魯：先去看看等下開會用的會場。

妮：等下再到這裏來嗎？魯：只要一天你還沒有被那男人帶走，我當然會到這裏來（一直跑）。

（安妮沉思，伊士坎達跑進，站着直看安妮。）

妮：（吃驚，看着伊士坎達）：哦，你是……：常常到這裏來又不買點什麼東西吃的。

伊：（坐在桌上）不錯，我來這裏不是要買東西吃，不過是要看看你。

妮：是要嚇唬我！伊：（苦笑）謝謝。

妮：謝謝什麼？伊：因為你害怕我，使我覺得很榮幸。我知道在你看來，我和大多數的男人不同。

妮：不錯，你與衆不同，不知道禮貌，坐在不應該坐的地方。

伊：（抽煙）我是自由的人。妮：可是這裏是餐館，不是流浪漢的吃風樓，可以讓你胡鬧。

伊：流浪漢？哼！人家要叫我什麼儘管叫什麼。不過在我來說，我寧願給人家稱爲流浪漢，可不願意像你一樣住在這裏做戲，出賣你的美色，欺騙男人，使他們樂意到這裏來花錢。

妮：你敢侮辱我！伊：你只喜歡人家捧場。

妮：你管不着。伊：你以為我也像他們一樣，受了你美色的欺騙而到這裏來喝茶嗎？

妮：閉嘴！伊：我偏要說！只要我的嘴唇還留在我身上一天，我就有權利跟你談話。

妮：權利？什麼權利？我難道是你的親屬可以讓你侮辱？難道這餐館是你的家，可以让你隨便對人家胡說八道胡作胡爲嗎？

是的，我知道你妬忌別人，因爲你愛我，可是又沒有辦法戰勝其他的男子，就只因你不肯做工，只顧跑來跑去量馬路。

伊：（站起）什麼？我愛你？哼，難道我瞎了眼睛？你以為我喜歡看你的美色嗎？哈哈！你的美色又有什麼意義！

妮：快給我滾出去！我不願意看你的臉。流氓作風，不懂規矩，只會胡說八道。

伊：你才是胡說八道，賣弄你的唇舌。你以為你的口唇讓每個人看了都覺得漂亮嗎？

妮：走開！走開！伊：我偏不走！

（電話鈴响。）妮：（趕快拿起電話）是，這裏是三巴拉餐館。——沒有，先生，他還沒有回來。（放下電話，直對伊士坎達）喂，走開！看見你就討厭。

伊：（靜靜地看她）。

妮：你還不走？伊：不，除非我自己願意，我決不會走。

妮：看，你不但流流浪漢，而且還是神經病。你以為誰在這裏比較有權，是你還是我？

伊：哼，儘管你是這裏的招待，可是在這裏並沒有權，你在那裏不過是給上了鎖鐐，被奴役的人，表面上你是自由人，其實你不知道你的美麗反而成爲你自己的鎖鐐，促使你在那裏欺騙自己又欺騙別人。

（未完）

評江陵的新著：

《黑夜到天明》

興周

蕉風編委會，擬具一九五七年度出版計劃，暫定每月出版新書一本，稱做：「蕉風文藝叢書。」所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江陵先生的小說集「從黑夜到天明」。

這本書是他細心地把作品整理後，才選出：遲到的春天，從黑夜到天明，第二代，山野的孩子，渣滓，三兄弟，還我的孩子來，風塵三女性等八篇，雖不是字字珠璣，也算得心應手的佳作了。

這該說是當地文壇上的一個喜訊，凡注重精神糧食的人士，自會津津樂道的。

近年來星馬出版界較前差強人意的，在許多新著中，特別重視文藝，尤其是小說的印行。

誰也不能否認在一個癱瘓痲痺了的社會中，小說就像一種具有靈驗的補劑。許多國家的文豪被捧成濟世活人的神仙，許多名著被當成捕捉心靈的福音，也像一面光潔的明鏡，能照出賢愚與不肖的衆生相。

在古中國的社會，小說却被列為左道旁門雕蟲小技，小說家更被人看輕。

到了近代這種觀念似已逐漸淡薄，年青的既把小說當做消遣的工具，讀慣詩文的老年人，也有在床頭偷看小說的雅興。

自五四所激起的新文化運動發生了革命性的成就後，素不見經傳的許多舊小說，像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記、儒林外史等等，全被由爛紙堆中，搬出來整理和圈點了，更有人在忙着介紹翻譯西洋的小說，至於新起的小說家，有如雨後春筍，成千成萬的時髦青年的心目中，都充滿了成為現代小說家的美夢。

畢竟寫小說是一件難事，成功的小說既寥寥可數，成名的作家更顯得難能可貴。

在馬來亞如果有三五个像樣的作家——小說家，應包括江陵在內。江陵過去用白帶的筆名所印行過的幾本小說集（南洋報社出版），就表現出他有善寫小說的才能。喜讀白帶小說的讀者，均有不平凡的觀感；他的小說被列為暢銷書之一，並非偶然的。這次我得有機會預讀他的新著——從黑夜到天明。使我發現他又再向前邁進一步，許多地方流露出高度的觀察

力和想像力。刻劃的人物（故事主人翁），均是最富有靈性的，此時此地的典型。他比一般小說家佔優的地方，就是生活經驗豐富。他曾擔任過幾個地方的，幾家報館的主筆；在抗戰時期，也曾率領過劇團，擔任過導演。報館和劇團，都是個便於認識社會和人性的機構，因此耳濡目染的事物，都成了他筆下現實的資料。他更觸類旁通地了解到社會的各方面，因此社會的光明與黑暗，誠信與欺騙，是非與真偽，在他的書中闡述分明。

看官們別誤會為我在替朋友捧場，或替他出版的新書作義務廣告，如果我有這種動機，就違反我平素「抑惡揚善」的本旨了。

況且熱帶地方的惡習，形成只有主觀而沒有客觀，只喜說人家的短，而不喜說人家的長，這是自私自利的市儈傳統。一個人有錢就有勢，有勢就在人們眼裏變成神通廣大，無所不包的超人；這種惡性感冒，如果再由它自由蔓延，馬來亞的文化前途將始終是黯淡的。

我們看江陵先生前在蕉風第二期所作「空頭支票」一篇小說中，早已給我們一個概念，他說：

「新加坡是個商業都市，在這裏一切以經商賺錢為主，萬事非錢莫辦。只要有錢，勢必有其社會地位。據說在這商業社會中，甚麼身分、地位、學問、才智全都是假的，能賺大錢才是真工夫。賺錢最要緊的是要有「商戰精神」，因為商場如戰場，用兵不厭詐，本錢不怕小，惟恐胆識太差；經商但求不賠本，道德人心可以按下不提。在這種商戰精神的激動之下，這個商業社會自然會產生形形色色的怪現象。」

作者既有這種暴露社會的毅力，他寫出的小說，當然是有骨氣的。「從黑夜到天明」這本集子中所蒐集的八篇小說，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節操上的美。在南洋社會中，尤其華人衆多的馬來亞，城市和山芭人的生活，顯然有了高下的區分，保守封建的觀念和時髦趨新的思想，隨時有了衝突，處處給人在是非上，有了誰是誰非的批判，不致於有模稜兩可的猶豫和敷衍。

像「第二代」一篇中所描寫的。

吳家是一個世居星洲，世代受英文教育的僑生家庭。可是他們的家庭生活不但沒有完全歐化，而且充滿了古雅純樸的中國化氣息。譬如，這個

華麗客廳的佈置，便可以說是集東西文化的大成。正中一套深紅色的皮沙發，兩旁却陳列着八張雕刻精美色澤光潤的古舊酸枝椅，左角一架鋼琴，右角的一隻玻璃櫥中却陳列着許多中國古玩和瓷器，櫥頂上一盆古松，一隻小巧的銅質香爐，還有一尊白的石佛像。淺灰色的牆上懸掛着幾幅字畫，左邊的是一幅油畫和一幅粉畫，右邊却是一幅徐悲鴻先生的駿馬，配上書法蒼勁的對聯，正中懸掛着清裝老人畫相，據說這是愛施和占美兩姐弟的曾祖父。」

作者把這家姐弟在思想上的衝突，歸於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使然。本來愛施（姐）和占美（弟）都修完英校九號位，但因姐姐在華校担任英文教師，和華校師生接觸的機會多，國語說得很流利，熱愛祖國美好的河山。弟弟不久將到英倫留學，他只知道自己是英籍民，祖家在倫敦，他平時總以為中國只有一個上海是大城市之外，其餘都是非常落後，骯髒，野蠻，沒有開化，過去的中國人都是有一條辮子，女人纏足，而現在都是共產，至於人類所有的缺點諸如不衛生，沒有教育，抽鴉片煙，燒香拜佛中國人都有，語言又那麼奇特難懂。

有一天他倆在聽國文教師（父親替他倆請了一個國文教師，教授國文）講完宋起鳳的核工記，愛施對於中國人的雕刻技術，非常驚奇和美慕，在一個長五分許，橫廣四分的桃核上，居然可以刻上非常複雜的人物與景色達二十餘種之多，人物表情動作亦無一不是維妙維肖，愛施絕口稱讚這是聞所未聞的神功。占美可就不同，他以不屑一顧的語氣說：

「無聊，簡直是神話。」

這絕不是神話，中國的雕刻藝術不但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比不上，建築也是偉大無比的。」國文教師以溫和的語氣向他解釋。

「中國也有像白金漢宮一樣壯麗的宮殿。」

「建築方式雖完全不同，如就形式氣勢及其偉大工程來比較，白金漢宮大概還遜色得多哩。」

「我不相信。」

「這是因為你知道的實在不多。」

「中國有沒有偉大的倫敦大鐵橋？有沒有偉大的莎士比亞？有沒有偉大的劍橋大學？有沒有……」

以上節略作者原作的對白，這些情況在馬來亞第二代的許多家庭中，實在是習聞常見的事，但是經過作者的創作手法之後，就有了藝術上的價值。該故事的結局，明白地指出了那第二代後裔占美從倫敦寄給姐姐的信，說明他今是昨非的覺悟。其中說道：「我滿以為自己和別人家無異，但是海水洗不了我的膚色，誰都以我為中國人……常常受到歧視。」這是有教育性的，同時也指出了應走的方向。如果這故事的主人翁是真的，

這倒有譯成英文的必要，那怕惹來許多爭論，反正有實事作憑證；如果是憑空杜撰的，那也不見得大難譜，因為許多想像，往往是真實的反映，我們能說它沒有十足的文藝價值麼？其中有些小節如占美的信中提到許多外國的公園、餐館、不許華人進去，我覺得這點是該修正的，只有從前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園，在門口釘上一塊牌：「華人與狗不准入內」，其他就找不出例子了。

我們再看作者寫山野的孩子，自然景物，被他寫得那樣生動和細緻，有情有景，好像讀小說也附帶讀了一篇遊記，也像看了一篇戲劇，人物却居於次要的地位了，現錄幾段來欣賞吧：

在雜亂陰森黝黑的大山芭邊沿，一座破舊的亞答屋，建築在雜草叢生的荒野上，屋前一小塊用黃泥土填平的曠地，這是白天做家務，晒青菜蘿蔔乾，晾衣服的場地。傍晚一家子乘涼談家常的處所。左邊開闢了小小的一塊菜園子，種些小白菜、莧菜、韭菜、黃瓜、木薯、還有幾棵芭蕉，紅毛丹和紅毛榴連。屋後是一座鴉寮和豬窩，屋簷下一隻破甕，裝滿了臭氣薰天的「豬菜」，右角是一座用破蓆子遮住正面的廁所，這雖然是最骯髒污穢的地方，但却是阿舌一家子生活所依賴的最大源泉。」

如果讀者是喜愛戲劇的，這一段素描佈起景來，那多末有自然樸實的美麗。

我們再看他描寫大山芭的景物：

「大山芭，在任慣城市的公子哥兒們的想像中，是陰森可怖的黑地獄，然而在野地生野地長的孩子小狗的眼前，却是一座涼爽幽靜的天堂。大巴芭裏到處是稠密的樹林，最多的是蒼老而高大的榕樹，像是森林裏的哥哥似的，盤據每一個山崗，斜坡或小丘上，藤蔓纏繞着它的枝幹，像千百條大小不一的蟒蛇緊緊地纏住它，可是它還是像個慈祥的長者用它那褐色的長鬚，迎風拂着地面上的莠草。在它的四周圍長滿各式各樣的樹木，有些榆樹的枯枝上附着許多慘白而柔軟的草茹，有些是淺綠色的檀樹，在雜林裏顯得它的身份特別高貴，還有高達四五丈的麻栗更顯得傲氣凌人，因為最討厭的藤邊沒有辦法纏繞它。而在這黝黑的雜林中大多數都是「身份低微」的矮小木叢，最醜的是遍身長滿粗刺的馬棘叢，以及遍地的狗尾草，偶而有三數株高達四五尺的野薔薇，雖然是枝極叢生，葉下多刺，可是他那純白色或粉紅色的鮮花，却能招引許多蝴蝶在它四周圍纏繞眷戀着不肯遠離，僅僅是這些野薔薇花，就使得這一片陰森的雜林子生色不少。」

麻木不仁的人看見大山芭，只起了長滿了花草樹木的觀感罷了，但在小說家犀利的目光照射下，就產生了這樣多的親切可愛的意境。人在這大自然環境的撫慰下，那又是何等樣地自由自在，作者若不是植物學家那才怪呢？你千萬請別忘記牢記那些鮮艷的名詞吧。在馬來生活的人，誰都有

機會去體驗這氣魄雄厚的大自然所給予的恬靜的。

故事的主人翁小狗子，就是在這種偉大的自然環境中生長大的。他——一個渺小的動物，的喜怒哀樂的過程，是一篇悲壯的史詩。他不是一隻狗，他是富有靈性的動物，他的生活注定永久吃苦，我不願替他洒一掬同情的眼淚，我倒認他是和大自然搏鬥的英雄。他也是鷄牛貓狗最親密的朋友，他也和牠們發生了相依爲命的愛，就像他和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木以及山坵和溪澗有了朝夕相見的親切感。雖然他家的生活是那樣的窮，正如他媽所說的：「一切都是命裏注定的」，因此他們就常常遭災和辛勤勞作，他更辛勤地幫他爸爸墾地、除草、翻土、播種了。

馬來亞的山野太多可開墾的荒地，作者是否給我們大多數想和自然親近的孩子們，下點指示和鼓勵的工夫呢？

至於還我的孩子來，是一篇富有教育性的文章，在今天黃色小說充溢市場，攪壞多少純潔少年的心，江陵先生這一本正經地要教育下一代，真是難得，難得。我們看下面的描寫：

「……唯一不同的措施，是在繼賢（妻子）提出分居的要求之後，有財竟然帶着燕娜和明去受洗禮，並且讓她們姐弟倆轉學到尼姑庵裏求學，至於在家裏面，有財對孩子們施以仇恨的教育，他常常告訴孩子們說：他們的母親是一個不守婦道的壞女人，已經不要他們啦！他盡可能讓孩子們憎恨生母，把她留給孩子們的印象從他們幼小的心靈中除去，他又特別溺愛他們，絕不嚴厲督促他們讀書，讓他們隨心所欲，整天嬉戲玩樂，給他們各式各樣的玩具以及大量的糖果食品……唯一的目的只是讓他們忘記在世間還有一個慈愛的媽媽。」

「三兄弟」是描寫遺產的糾紛，大兒子去世多年，留下一個守寡的舊式妻子，由次子有仁當家，三子有義，四子有財的年紀最小，父親去世後，老二有仁獨攬大權，老三在吉隆坡做小生意，倒能潔身自好，老四有財不務正業，却一天過花天酒地的日子，後來他們弟兄間鬧起遺產糾紛，有仁雖然官司勝利，但難免不受有財的糾纏，後竟遭綁票，以不知多少萬的代價付出，才算脫險歸來。弟兄僅爲錢而成爲冤家，他們白手成家，辛苦一輩子的父親，在地下有知，當如何後悔他不該爲兒孫積蓄那樣的財產。

這個故事產生於星洲，我們看來，會立即誤會是某家人的實情，但在某些地方，也不見得完全相像。亦許它所描寫的對象，是很普遍的，有幾人不鬧遺產糾紛呢？

近幾年來香港的歌舞團紛紛南來，大多數都是懷着淘金的美夢的，靠技藝發財那是騙人的話，許多都變成斬藥頭的能手，像「風塵三女性」中所描寫的。不與作者相熟的人，還以爲他是內行，其實他連歌台也很少涉足，怎能多到揭發內幕呢？妙在他所揭發的，全無假造，這就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作者是戲劇導演，最好把這有聲有色的社會內幕，搬上舞台吧。

當我讀完了這本集子——從黑夜到天明。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爲在好小說難產的現階段，有了這種有分量的純文藝產物，揄揚惟恐不够盡興那有吹毛求疵的閒情逸趣呢。

書的內容如何？讀者的眼光是雪亮的，見仁見智，各人心裏有數，再說也是多餘的了。

新書出版

蕉風
文藝叢書
之一

從黑夜到天明

短篇小說集

江陵著

本書是江陵先生第三本小說集，曾用江陵、白帶等筆名先後在「蕉風」「世紀路」「綠洲」等刊物發表過，甚得文藝界人士好評。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八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各階層的生活，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著者寫作態度嚴肅，即最平常的男女戀愛題材，亦在擴充之列，在反色情文化運動中，是一部健康的文藝作品，實爲作者近年來的第一部力作。

已經出版！

全書共集八個短篇，十一萬字
售價叻幣一元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社發行

星洲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檳城 Room 7, M. C. A. Bldg., 2nd Fl.
Ampong Rd., K. I.

怡保 16, Seeniwasagam Street, Ipoh.

檳城 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
星馬各大書店有售

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辦法 延期至二月十日截止

本刊為提倡創作，發掘優秀的作品，使馬華文藝更放光輝，特於這一九五七年新春到來的時候，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其辦法如后：

- 一、星馬各地讀者，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均可參加（蕉風及友聯出版社朋友除外）。
- 二、應徵稿件以短篇小說為限。題材及題目由作者自定。
- 三、入選名額，定為三名。三名之外另選優秀作品多名，刊登本刊，並予本刊最高稿酬。
- 四、入選作品之獎金：
 1. 冠軍獎助幣二百元。
 2. 亞軍獎助幣一百五十元。
 3. 季軍獎助幣一百元。
- 五、參加比賽者應注意之事項：
 1. 參加比賽之作品，字數最少以四千字，最多以一萬字為限。
 2. 請用原稿紙書寫，字跡務求清楚，并加標點符號。請勿橫寫或一紙兩面書寫。
 3. 作品請附貼本刊第廿九期（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出版）至第卅二期（二月廿五日出版）所刊出之徵文印花一張，以資識別。
 4. 請作者示知真實姓名及住址，發表時所用之筆名聽便；并請附簡歷及作者照片一張，以備入選後發表時刊載。如不願刊載相片者，請註明。
 5. 簡歷上請親筆簽字，或蓋章，中獎者即以此為領獎憑鑑。
 6. 自本辦法公佈之日起收稿，至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截止；以寄件時之郵戳為憑，決不
再延。
 7. 如需退稿請附足郵資，否則概不退稿。入選作品及擬刊用之優秀作品，均不退稿。
 8. 已經發表之作品不得參加比賽。
 9. 抄襲他人之作品，一經發現，即將抄襲者之姓名相片予以公佈。
- 六、應徵稿件由本刊編委會評閱。
- 七、比賽結果在本刊第卅五期公佈。本刊於揭曉後一週內，寄送獎金通知單，得獎者，如居星洲，可憑單來本社領獎，如居馬來亞各地者，由近便之友聯發行社代發，或由本刊郵滙
直接寄交。
- 八、入選之三名作品，將在本刊陸續發表，不另致酬。
- 九、入選作品，及取錄之優秀作品，本刊將集印成冊，不另付給版稅。



蕉風出版社

星 加 坡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擇 定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遷新址營業

星加坡 小坡
大馬路門牌 469A 號
電話：二二八二五號

門市部開幕

星加坡 小坡
大馬路門牌 469 號
電話：二三七三三號

各種圖書雜誌大廉價十五天
優待讀者本版書刊一律八折外版八五折